



鶴
聲

聲 鶴



社 版 出 鶴

目錄

1
序

4
我們屬同一命運

10
骯髒的一群

19
暴風雨前後

31
邂逅

43
屬於夢的憶痕

53
暮

64
留在媽身旁

72
禮金

77
眞字

83
釋

88
大賽車

94
暇思

96
信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2 | 139 | 135 | 132 | 130 | 127 | 124 | 122 | 118 | | 114 | 110 | 108 | 106 | 104 | 102 | 100 | 9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飄逝 | 夜色迷茫 | 園坵散記 | 幽湖夢 | 路 | 高原上的霧 | 雨，如果落在家鄉 | 崗上夜話 | 走出雲霧間 | | 屬於夢 | 走江湖者 | 鴿 | 蝸牛 | 理髮室 | 燕 | 碎瓶 | 生活的愛戀 |

序

張寒

這是一本合集，是一些年輕人共同努力耕耘的成果。這也是本多姿多彩的作品，不同的作者，表現了不同的風格。不論是小說、詩歌或者散文，都洋溢着年輕人的氣息。

也許——應該說是必然的——這並不是一本不朽的作品，技巧還嫌稚嫩，取材還嫌狹窄，經驗還嫌不足，就像不大成熟的果子，還有些許的澀味，不過，從這裏，我們可以感到欣慰，至少，還有人能不計較名利，默默的執着筆，在荒蕪的文壇上耕耘。

我一向覺得，首都的文壇是寂寞的。即使用李清照的「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來形容，也不算過份。偶然間涉足都門，白天，是車水馬龍，行人如鯽，每個人內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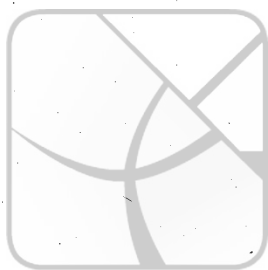
的緊張，可以從急促的腳中看出來；夜晚，也是車水馬龍，行人如鯽，人們仍是那樣的匆匆忙忙，精神上似乎沒有絲毫的鬆弛時刻，因此，人們很少時間閱讀文藝作品，更不用說從事文藝創作了。首都的青年，有許多可以消磨時間的地方，舞臺歌台、酒樓戲院，還有那些表演無上裝的夜晚總會，足夠消磨年輕人所有閒暇的時間，也足夠殺死年輕人的上進心；而身處首都的青年，能摒除一切誘惑，從事創作，光是這一股精神，已足夠人欽佩了。

這是鴿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集子，且不管水準如何罷！最重要的這些有志創作的年輕人已經擇吉開張，已經有一些貨品呈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希望，在不久之後，能源源不絕的爲我們供應貨品，尤其是健康的作品。

我堅信，只要這類年輕人多起來，首都的文壇必然朝氣蓬勃，而大馬文壇也將熱鬧非凡。

且讓我們爲這些年輕人祝福罷！

小說小說小說小說小說小說小說小說小說



我們屬同一命運

碧 澄

天氣熱得難受。剛從咖啡店吹過風扇，喝了杯酸柑冰出來的老鄧，給炎熱的太陽晒了一會，又是滿身大汗。

他的兩腳似乎變得機械化了，一直的走，但要走到那兒去？他却沒有去想。有路就走吧！反正時間多得很，他已經失業了個多星期。

已找過幾個好朋友，希望他們幫助自己一臂之力，反應是種種式式。

「好，我替你留意留意……」分明是敷衍的性質。

「唉，這個年頭，要找份職業談何容易……」一句話什麼都推掉了。

「唉，老鄧，我實在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這種人根本就沒有什麼友情可說。

「哎喲，老鄧，你爲什麼這樣不小心啊，這樣的工作到那兒再去找……」這樣的「指責」使他的心痛了好一會。

當然，他很清楚目前人浮於事，有了工作——而且相當「理想」——自當努力去做。可是，爲老板賣力，結果又如何？爲了填塞一份「人情」，自己立即獲得資方的通知：公司近來收入不佳，願賠償一個月薪金，請另謀高就。

說得好聽！收入不佳？其實業務蒸蒸日上，鈔票源源而來。

想起自己担任「甲巴拉」期間，對工友管理得那麼嚴厲，不禁羞愧萬分。

「士敏土要錢買的，就是一點點也要放好好來……」

「這些磚怎可以亂丟！一塊至少也要幾分錢！哼……」

「你們喝茶還是談天？這麼久才回來！最好不要工作，一天到晚坐在一起談個够……」

幼稚得好笑。難道這麼「認真」，替老板說話，他就會賞識你，把你升級，加薪水？夢想

！老板的眼睛只有鈔票，那裏有你老鄧的影子！

他變得愈多，脚步愈急，連跟前有人也沒有覺察到，以至把對方猛撞了一下。

「對不起，對不起……」他清醒過來，勉強裝出笑容，連聲道歉。

「你……」對方正想埋怨，突然高叫一聲：「嗨，是你，甲巴拉……」

「陳蝦，別再這樣稱呼我吧……」老鄧大半個臉都赤紅了，低聲地說：「我現在是無業遊

民啦！」

「什麼？」陳蝦瞪大眼睛，顯然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們喝杯茶再談，好不好？你沒有事吧？」

「沒有，沒有，今天輪到我休息。」

兩人在附近的印度咖啡攤坐下，叫了兩杯茶。

老鄧把事情一五一十說了出來。

「可惡！爲了安插一個朋友的兒子，竟然無緣無故地把人家辭掉！」陳蝦聽了，大抱不平。

「陳蝦，你不恨我吧？」老鄧望着他，嚅嚅地說。

「恨？」陳蝦一時摸不着老鄧的意思。

「因爲我曾經使你和阿嬌失去了工作……」

「噢，是這件事！」陳蝦哈哈大笑後，正經地說：「過了幾個月，都忘了啦！起初是很生氣的，後來，找到了職業，和工友們相處得像兄弟姐妹一樣，以前的事也就不去記它了！」

「你們真幸福！」老鄧忽然覺得兩眼有點潤濕了。

迷糊中，幾個月前的一幕又在他的腦海重演。當時他是正式式的「甲巴拉」，他手下是十多個男女建築工人。他充份利用老板賦予他的權力，像一隻兀鷹，對他的屬下一點也不放鬆。這是老板的命令。既然領老板的工錢，自然要聽取老板的指示。

陳蝦和阿嬌都在他管理之下。那時，阿嬌已有了好幾個月的身孕，因爲家庭經濟不良，每天還得挑着一担担的沙石土敏土從樓下走到樓上。

看到她辛苦的樣子，陳蝦自告奮勇地把她拉到一旁去坐着，自己替她挑。

「阿嬌，你太累了，休息一會兒吧……」

「不，甲巴拉會罵的……」阿嬌說。

「難道他沒有同情心的？孩子跌了出來，可不是好玩的。」陳蝦說着，繼續幫忙她挑。

老鄧走過來，見陳蝦放下本身的工作，做起「好人」來，一時火起，諷刺道：

「好呀，陳蝦，你這樣分明是避重就輕！」

「甲巴拉，阿嬌……」

「阿嬌可以不來工作的，我們沒有強迫她來。她來拿五塊錢，就得工作。你的責任是砌牆，你管阿嬌那麼多。目前我們正在趕工，少了一個人手，工作就無法如期完成……」

陳蝦忍不住，和老鄧衝撞了幾句。

結果，陳蝦與阿嬌接到老闆的通知：工作不負責任，請另謀高就。是誰的傑作，一點也不難猜到。

「老鄧，你記着……」陳蝦走時，頭筋一條條露了出來。老鄧看了，也的確有幾分怕。但他的心很舒服，上方是這麼聽信自己的話。這兩個傢伙走了之後，其他的人還敢和自己作對嗎？

然而，自己的下場竟和陳蝦與阿嬌一樣！

「老鄧！」陳蝦叫了兩次，他才聽到。

「什麼？」

「你還沒找到其他的工作？」

「我正爲這件事而煩惱……」

「如果你願意，加入我們的行列吧！」陳蝦熱誠地說。

「我……」

「我們那間建築公司正需要一些雜工，日薪八塊錢，你閒着，倒不如先做做……」

「好，好！」老鄧抖着聲音說：「一切拜託你。」

「這沒有問題的，明早你跟我們到公司去說一聲就行了。」

老鄧只是感激地望着陳蝦，說不出話來。

「老鄧，你沒有其他的事吧？」陳蝦忽然說：「我們一同找阿嬌談談……」

「阿嬌？」老鄧心頭一凜：「她……」

「不，她和我一樣，不會再記着這件事情的。你放心。」

「她……她現在怎樣了？」

「她的丈夫已經有了固定的職業，有兩百多塊一個月。最近她生了一個肥肥胖胖的孩子，男的。聽說，孩子滿月過後，她將繼續出來工作，幫補一點家用……」

陳蝦付了錢，兩人走到巴士車站去。

「你們都能原諒我，使我更覺得以前真是不是人……」老鄧說。

鄧的肩膀。

「唉，別說這些吧，富貴人家是富貴人家，我們受薪的都屬於同一命運……」陳蝦拍拍老一輛巴士由遠而近，兩人笑着提高右手，示意司機停車。



骯髒的一群

碧澄

1

一條黃濁的河水，將兩個地區分得清清楚楚。一邊是貧民區，屋子既簡陋且擠密；一邊是現代化的理想住宅，屋子設備完善，建築得整整齊齊。

偏偏有人在河中間架一座木橋，溝通兩地居民的聯繫。——其實，利用這座橋的，大部份是居住在亞答屋的人，爲的是滿足自己的好奇慾和虛榮心。

「如果我有錢——譬如七個號碼全都對中，我要選擇那一間？中間的……邊屋……角屋……」他們想：「還是角屋好……空地多，可以種些東西，瓜啦，果啦……不必向人買。……」

以「鼻涕虫」爲首那一群十歲左右的孩子對這地區建屋的過程十分瞭解。你要是問到他們，他們會一五一十地告訴你：那兒原是一片荒蕪的矮林，後來有些戴着帽子和黑眼鏡的人到來東張西望，指手劃腳，都拿着些什麼紙，後來又有些人拿個有腳的什麼東西來「照」，拿皮帶尺來量，噤哩咕嚕地，不知說些什麼。後來好幾輛鏟泥車來了，它們把矮樹連根推倒，將地方鏟平，後來……後來……

開始建屋的時候，他們也注意到很多事情。

「不是用板的！」那「大頭轟」瞪大着眼睛說。

「當然囉！個個人都學你一樣嗎？這是有錢人的屋子，當然要用火磚和瓦片了。」「鼻涕虫」老氣橫秋地說。

由於他們看看這樣，摸摸那樣，常常給建築工人責罵，可是他們不以爲意。他們的父母親一天到晚罵得更兇，有時還要打，但氣怒一消，便什麼事也沒有了。

看到好玩的東西，他們絕不放過。他們想盡辦法，趁別人不注意的時候，將各種顏色的「毛色」石子放進自己的褲袋裏，帶回家去玩。

有一天，「大頭轟」拿得太多，褲袋穿了洞，給工頭看見，把他捉住，嚴厲地說：

「下次再是這樣，捉你到馬打寮去……」

「大頭轟」臉色青白地走過那座橋，找到大夥兒。

「最衰就是你，什麼事情都撞板！」「鼻涕虫」一開口，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紛紛責罵

他。

「爲什麼你的褲子濕了一片？」「老鼠仔」在「大頭轟」的褲上摸了一下，放近鼻子聞了

聞：

「唔——死鬼，你賴尿？」

於是，大家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

「真沒用，給人家說兩句，尿也賴了出來！」「鼻涕虫」不屑地說。

過後，他們不敢再拿「毛色」石子。看够之後，只拿一些鋸出來的短木回家當柴燒。

「這些木比板廠的更硬，更耐燒！」「老鼠仔」說。

他拿得興奮起來，連人家要用的木也拿走。又是給工頭追。但他够機警，把木一丟，三幾步已跨過那座橋，溜回自己那大本營去。

第二天，「老鼠仔」步步爲營地再去檢短木，工頭見了他，並沒有說什麼。

「他沒有板廠那孟加厘那麼臭——動不動便用石頭來丟我們！」「老鼠仔」低聲說。

「那孟加厘，不要說他了！」「鼻涕虫」一口痰吐在地上，用腳擦了擦：「看到他就氣！」

「這工頭是華人嘛，大家華人，當然好一點！」「大頭轟」搖搖頭，神氣十足。

2

沒有「毛色」石子可以拿，也沒有短木可以檢了。屋子都已建好。

這群小孩子天天坐在橋邊，望着一車又一車的傢俬雜物載進來。

跟隨着囉哩的；是一輛輛簇新的大汽車。

「嘩！多美呀，這車子！」「大頭轟」說着，想衝過去。

「你想死呀！車跑得那麼快！」「鼻涕虫」一把拉住他，警告說。

「沒……沒有呀，我只是想……」

「想……想……哼，想給它撞死你，是不是？」

「不，我想摸摸那車子，看看滑不滑。」

大家笑了起來。

「你是想打開車門進去坐坐吧？」「老鼠仔」指着那車子說。

「他走進去坐，準會叫救命！」一向比較少開口的「癩痢阿生」突然說。

「爲什麼？」各人不明白地問。

「車後那隻狼狗不會咬他的屁股嗎？」

「那裏？那裏？狼狗在那裏？」

你推我，我推你，差一點把「大頭轟」推進河裏去了。

3

每天，他們太得空了。他們對新屋的孩子們感到興趣。那些孩子以汽車代步，穿着整齊的校服，白鞋，白襪，頭髮則塗了油，梳得貼貼服服。

「他們出出進進，去那裏？」「大頭轟」見的東西比較少，想像力也比較差，一有問題，

便忍不住提出來。他的發問對象經常都是「鼻涕虫」。

「他們去讀書呀！」那個望望他，不耐煩地答。

「去那裏讀書？」

「學校！這樣都不懂！」

「學校是怎樣的？」

「學校就是讀書的地方嘛！」「老鼠仔」揷嘴說。

「爲什麼我們不去讀？」

「你有錢沒有？我媽媽說，讀書要錢的！要買衣服、鞋子、書、簿子、鉛筆，很多很多。」
「老鼠仔」一口氣說完，像是知道很多的樣子。

「我們也是沒有錢！」「鼻涕虫」說。忽然他雙眼一亮，說：「我們想辦法問問他們，看他們讀些什麼書？」

可是，每間屋子的柵門都用大鎖鎖上，有時還把大狼狗放在屋前，讀書的孩子都被關在屋子裏。

4

一天，一個孩子出來了，他們很高興。

「來啦！來啦！」「大頭轟」最緊張。

「噓！」「鼻涕虫」把右手食指放在唇邊，制止住他。

那孩子一步步向他們那邊走過去。他的手上拿着一把剪刀。

「喂，你要找什麼？」「鼻涕虫」用衣袖將鼻涕一抹，笑着迎了上去。

「剪草。」孩子低聲地答。

「剪草？做什麼？」「老鼠仔」也迎上來問。

「給白兔吃。」

「我跟你剪，嘻嘻，那邊很多，兔子最喜歡吃的。」「大頭轟」說着，想奪過孩子的剪刀

「詩倫，詩倫！」不遠處，有一個女人張大喉嚨在叫喊。

「我媽叫我了。」孩子說。馬上轉過身去。

「明天你出來嗎？我們——」「鼻涕虫」問。

孩子搖搖頭，向着他母親那邊走去。

那女人噤咕着，望望他們，又扭了那孩子的耳朵。

「他媽媽真兇呀！」「老鼠仔」伸伸舌頭。

「還沒有你媽那麼兇！」「大頭轟」說。

「哼，你媽才兇呢！」「老鼠仔」不甘願地反駁。

5

他們守了幾天，終於守到兩兄弟出來。一個是哥哥，大概是十歲左右，一個是弟弟，四五

歲。

兩人拿着篩子與瓶子，乘家人不注意來到河邊捉魚。

「你們要找打架魚是嗎？」「鼻涕虫」連忙過去。兩人不出聲，看也不看他們。

「我們幫你捉。」「大頭轟」一馬當先，想搶篩子。

大的孩子將篩子舉高。

「弟弟，我們自己捉。」

他們緊跟在後面，找機會和哥哥倆攀談。

「哪，那邊有……」「老鼠仔」觸觸大孩子的肘，說。

「哪，走了，走了，快……」「大頭轟」提起後面的腳，指着水中的魚。

「你們走開一點好不好？」大的孩子突然大聲說道：「誰和你們說話？不知羞！」

「我們要和你們做朋友……」「大頭轟」搶着說。

「走開走開！你們沒讀過書，你們什麼都不懂，你們髒得要命！」

各人都愣住了。

「我媽不准我和你們這些野孩子在一起，先生也說，和骯髒的人在一起，會傳染到各種疾病！」

「我們骯髒……？」「鼻涕虫」喃喃地說。

「你看你的鼻涕，衣服……還有他的身體，都是瘡癩，再靠近我，我的身上也會染到了！」

正在這時，他的弟弟叫了起來。

「哥哥，哥哥……」

「噢！我的弟弟跌下河裏了。水這麼髒，我……」

「不用怕，等我來！」「大頭轟」拍拍胸膛，早已跳入水中，把那孩子拖上來。

「還有那篩子，快，快，給水衝走啦！」大的孩子着急地說。

「大頭轟」自告奮勇，又想走出去拿。

「大頭轟，上來！」「鼻涕虫」命令道：「給他自己去拿！」

「爲什麼？」「大頭轟」莫明其妙。

「大家跟我走！」

「鼻涕虫」一聲號令，「老鼠仔」、「大頭轟」、「癩痢阿生」各人不敢反抗，跟着他走

過那座橋。

「爲什麼不帮他……？」「大頭轟」追問。

「你帮他，他會謝你嗎？」「鼻涕虫」反問。

「是呀！他看不起我們……」「老鼠仔」接着說。

「我們不要和他們做朋友！」
「癩痢阿生」像有滿肚子的氣，他說得特別大聲。



暴風雨前後

詩
悌

(一)

由首都赶到土城，已是中午，安頓好行李後，我和兩位工友便安步當車走走。相隔了年餘，土城並沒有什麼改變。

我們依照原定計劃，先找三嬸，解決了我們在這兒的伙食，然後才做其他的。

走出了城市，走上了往市郊的小路，許多都是熟稔的。拐了幾個彎，通過好幾處草叢，三嬸的小攤檔和住屋在望了。

記得在年前，我們到這兒來蓋校舍時，草並沒有那麼高，樹也沒有今日那般大。目前，這間學校要建一座辦公室，於是我們又到這兒來了。

「三嬸，三嬸！」我揚聲喊道。

三嬸眯着雙眼望了望我們，似乎不認識一般。

「三嬸，我是亞弦呀，怎麼？記不起來了嗎？」我奔上前，朗聲地叫道。

「亞弦，那一個亞弦？」她也許是年紀大了，記性也差。

「那個做木匠蓋校舍的亞弦呀！還有，亞生和小牛都來了！記得嗎？以前我們不是給妳包

過三個月伙食嗎？」我向她解釋說。

「呀，我記得了，你就是以前在這裏吃飯的木匠，是啦，你們什麼時候來的！來來，這邊坐，這邊坐。」她一邊說，一邊拉着只有八吋許高的木櫈叫我們坐下。

「你們辛苦啦，要喝什麼？紅豆水，還是汽水？」

「三嬸，我們自己來，妳也坐下。」我搶過她手上的碗，搯了四碗紅豆水端到桌上。

「三嬸年紀大了，不中用啦！」她感慨地說：「現在是你們年輕人的世界啦！」

「怎麼不見小蘭呢？……」

話未說完，突然傳來一陣陣的鐘聲，準是下課的時間到了。

果然不錯，一群群的小學生，由課室走出來，有些即奔着向這攤檔而來。

「紅豆水五分！」

「酸柑糖五分！」

「一個羅地！」

小學生蜂湧而至，你一言我一語，忙得三嬸團團轉，我們見到這種情形，唯有從中協助三嬸拿糖，而三嬸則忙着找錢。

五分鐘過去了，小顧客仍然擁擠，十分鐘過去了，有的小學生仍然眼巴巴不知要買什麼東西。十五分鐘過後，學生都散開去，湧回課室上課去了。

「三嬸，妳一個人怎麼忙得來呢？」

「忙不來也得忙呀？」

三嬸的生活就是這樣。記得當初我們來蓋校舍時，三嬸有一個約十四、五歲的女兒小蘭協助她賣零食；因為學校中沒有食堂，所以，這家獨市生意便一支獨秀，除了賣糖和羅地外，也弄了一些熟食出售，如紅豆水，叻沙，芋頭糕等；由於我們時常光顧，和三嬸也漸漸熟絡了，於是徵求之下，她便答應給我們包伙食，就是中午和晚上兩餐。

天天一同吃飯，三嬸和我們交談中，我們知道三嬸的丈夫在日本時代被日本鬼子刺死了，而小蘭，她偷偷地告訴我的，是從她姐姐那兒領回來當自己的女兒一樣教養，不過，因為經濟

拮据，家庭環境不好，小蘭唸完了小學之後，便輟學協助她的小生意——小販。事隔年餘，事物並沒有什麼變化，而人的變化却是大了，小蘭已不見踪影，方才我開口提到小蘭時，三嬸就縐眉眉頭。

(二)

三嬸忙了一陣子，把碗碟都洗乾淨後，再坐下來和我們聊。

「是了，三嬸呀，我們這次來是要蓋辦公室，可能要蓋兩個月左右，所以……。」

「又來搭伙食啦，是不是？不過，小蘭……。」她歎了長長的一口氣。

「是了，小蘭怎麼不來幫忙呀？」亞生問。

「幫鬼幫馬咩，人都不知去了那裏，」她搖搖頭：「以前，我們有兩個人，人手够，才敢大胆替你們包伙食，現在，我只有一個人兩隻手，做這一點小生意都忙不來，怎麼包呢？亞弦呀，不是我說，其實你們也很會煮，何不索性自己來呢？而小蘭又不知去了那裏，如果她在，包伙食當然是沒問題啦！以前，大多數都是由她煮的呀！」

「三嬸，雖然我們會煮，不過，妳知道啦，我們這裏幾個月，到那邊又做幾個月，帶太多東西是不方便的。」我說。

這時，亞生插嘴說：「亞弦呀，我看不如這樣吧，我們就在三嬸家裏煮，她的東西借給我們用，我們多煮些，三嬸也不算吃免費的，好不好？」

這個意見大家都沒異議。

(三)

伙食的問題解決後，三嬸告訴我們有關小蘭失蹤的問題。

大約在半年前，三嬸由於身體不大舒服，攤檔是由小蘭一個人看管。

不知怎的，小蘭雖然只有十六歲，竟然也打扮起來了，在短短的一個月內，把頭髮剪短了，也燙了；而衣著呀，她不再穿樸實的，反而大胆地穿起時下的迷你裙來，當三嬸過問時，她說她已長大了，不再是小丫頭，不然，就太古板，變成落伍了，其他同學都是這樣。

但是當時三嬸身體健康仍然欠佳，也不理會這許多。

再過一個月，小蘭說什麼參加同學的生日宴會，本來，她說在七點半可以回來的，但是玩得太遲了，到晚上九時才回來。參加了宴會之後，以後每一星期，她總是有時夜出的，三嬸也管不了。

約在兩個月前的一個星期天，那天沒有開檔，她說早上約了同學去看電影，三嬸不疑有他，由她去，但是，這一去到晚上也沒有回家，三嬸苦等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便到處去尋找，她姐姐處也去過了，同學的家也找過了，但是沒有一位同學說約小蘭看戲的，三嬸才起疑心，在朋友的勸告下，終於在當天晚上報了警：小蘭失蹤了。

雖然不是親生，但是這唯一的女兒失蹤，檔開不成了，三嬸病得更重，精神也差了（難怪我們初來喚她時，她精神恍惚），學校那位好心校長，還爲她找了當地的記者幫忙，刊出了小蘭失蹤的消息和圖片。

三嬸說到這裏，停了停又說：「我真命苦呀，老公死了，女兒又走路（失蹤之意）了，我今年五十三歲啦，不知要怎麼過日子，真是苦呀。」

「那麼，小蘭的下落仍然不明？」

「是呀，報紙登了已有兩個月了，如果回來，應該早就會回來，我看呀，她的眼睛那裏還有媽媽呢？現在的人呀，都是顧自己，怎麼會想到父母辛辛苦苦把他撫養大呢？」

下午三時多，我們三人暫時告別三嬸到市區購買米糧，爲了慶祝我們重返土城，和安慰安慰三嬸，我們準備了豐富的菜，打算今晚要痛快地吃一頓。

下午五時，我們返回三嬸的屋。

當我們抵達片刻時，發現三嬸的攤檔桌椅凌亂不堪，而三嬸却不知所踪，我們面面相看，感到驚奇。

「三嬸，三嬸！」我們三人同聲大喊。

門打開了，三嬸披頭散髮，兩頰漲紅地走了出來。

「什麼事？」

「你們身上有錢嗎？」

「究竟什麼事？」我們把米糧和肉都放下，驚駭地問。

「交保護費！」

「保護費？什麼保護費呀？」亞生問。

「唉，就是那些牛王頭要錢呀！」

一陣風刮來，又一陣狂風猛刮，天上黑雲湧湧，接着，一點點如黃豆大小的雨水打了下來，嘩啦嘩啦，大雨傾盆而下，我們四人，七手八腳把米糧搬入屋內，同時，也把小攤檔的碗碟等物搬進屋子裏。

狂風夾着大雨越來越大了，屋頂鋅片被打得劈劈啪啪作響，就如碗碟被人掃落在地上一樣，聽了使人心寒。木窗被雨水打得搖搖欲墜。

三嬸揩了揩汗，繼續說：「這個牛王頭很野蠻，也很牛精，小蘭走了不久，我自己開檔，但是生意不如以前，而又出現這個牛王頭每天來拿錢。」

「拿多少？」

「每天要兩塊錢。」三嬸豎起兩個手指。

「這麼多呀？」

「多又有什麼辦法？」三嬸說：「尤其看我是個寡母婆好欺侮呀！他第一次來時，說他是什麼政府人，他要檢查我的禮申，老實說，我在這裏地方賣小吃，只不過是找兩餐吃而已，哪裏有錢申請禮申呢？所以我老實告訴他，我沒有什麼禮申，我又要求他說我在這個地方，只是順便擺擺賣賣而已，希望他多多原諒和幫幫忙，不要告我；你知道他怎麼說？他說我呀，沒有禮申一定沒有衛生證，這個是當然的，你知道他又怎樣說——。」

她停了停，看看窗外的雨水，轟然一響，雷聲巨響，雨仍然傾盆下降，絲毫沒有停的徵象。

「那個牛王頭就大聲地說：『這就嚴重囉，妳賣的東西不衛生，會吃死人呀，妳知道嗎？妳當然說是賺一點錢而已，但是妳一盤米粉或是一鍋紅豆水不衛生，會吃死多少人？妳不知道

嗎？」當時，我真是被他嚇得臉青唇白的，我說不會的，不會的，但他却警告我，如果真的發生了又怎樣呢？我真不知道怎樣答。最後，我還是給了五十元血汗錢他保密，那裏知道，他現在天天來，每天就要兩塊錢，如果不付的話，他野蠻起來竟打爛我的碗碟等物，你說氣不氣人，後來我才知道，他並不是什麼政府人，其實政府人也不會到這個偏僻的地方來，原來他是牛王頭，專門向小販收保護費的牛王頭而已。」

「他要兩元，妳不是有嗎？」我問。

「哎呀，如果是兩元還可以隨便應付得來，可是他說，現在年尾了，我生意好，他一樣要過年，所以要多交，這一趟要交三十六元呀，他還限定我今天一定要籌足，不然，待會兒再來就要拆爛我的攤檔，所以……。」

「他們有幾個人？」小牛氣沖沖地問。

「有時一個，有時兩個，不過剛才那牛王頭一個人來。」三嬸說。

「亞弦，亞生，我們不能讓這些傢伙橫行，這些流氓和以前的日本鬼子有什麼兩樣？我們任由他們胡爲，我們還是人嗎？我們還有人性嗎？我們一定要和他拼了。」

我不由一醒，說：「對的，我們聯合起來對付這些傢伙！三嬸，妳不用怕，是的，那牛王頭有說什麼時候再來嗎？」

「有是有的，他本來說是五點再來，不過，現在下雨，而且已經是五點半了，可能不會再

來了。」

「亞弦，小牛，我們還是準備準備好，如果真的來了，我們就對付他！」亞生說。說真的，我們三人都是木匠，講起氣力嗎？我們不會遜色，如果三人聯合起來，是可以對付他的。

鋅板上劈啪聲漸小了。

(五)

爲了準備，我們各人手持木棍，分別站在房內，一人站在門後。

六時，鐘聲響了六下。

接着，有人敲門。

我們大家緊張起來，雙手緊緊握着木棍，準備用盡力量猛擊這個傢伙。

一切如計劃進行，三嬸問：「誰呀！」她的聲音變了，有些兒顫抖，而且走了音。

又是一陣敲門聲，三嬸又問是誰？

「是我呀！」原來是女孩子的聲音。

三嬸忙打開門，我們也忙探頭望，原來是小蘭。

小蘭消瘦了，尤其是滿身被淋濕後，顯得更加羸弱了。

「媽！」小蘭哇的一聲，投到三嬸的懷裏。在我們來說，這真是意外中的意外，實在太令

人歡欣和興奮。

「小蘭……。」三嬸兩行熱淚，什麼話也說不出，也許是她太歡喜了。

「衣服濕了，還是換上一襲再說，有什麼話慢慢再談好了。」我一邊說，一邊把門關上，門外的雨仍然沒有全停下來。

三嬸和小蘭走進房去了，我們三人仍然沒有忘記我們要做的事。

三嬸和小蘭走出房門時，突然，門外又響起敲門聲。

我們又緊張了起來，忙站好自己的位置，三嬸忙把小蘭推入房裏，她躡手躡足地走到門前大聲問道：「誰呀？」

「妳別問是誰？廿六塊錢拿來就是！」

我示意三嬸開門，並且高舉木棍；準備用盡全身力氣敲下去。

三嬸開了門，退後兩步，那阿飛大模大樣站在門前並不走進來，厲聲地問：「錢呢？」

「沒……有……呀！」三嬸慌了起來。

「沒有？妳不想做生意啦！」阿飛向屋內走進了兩步。但是他的身子仍然在門旁，我實在無法下手。

「……。」三嬸驚慌得把手指伸到嘴邊，這時候，我已壓制不了自己，只好跨出一走，把木棍由空中劈了下去。

那阿飛見了我，忙的一閃，身子一歪，木棍落了空。而阿飛忙從腰間拔出小刀來。見了小

刀，我心寒了半截，向後倒退，阿飛毫不放鬆追上來。

不知怎的，三嬸仍然站着不動，我正好踩到三嬸的脚，結果兩人一同倒了下去。

這時候，我想：完了。

突然，我聽到一聲擊人的聲音，接着，阿飛也倒了下來，我定睛一看，原來小牛由前門進來，一棍擊中阿飛的後腦。

我忙爬起來，亞生也忙走了出來，把阿飛綁着。

(六)

正當我們七手八腳在綁阿飛時，小蘭已走出房來，不知怎的，小蘭見了，竟然滿臉怒氣，衝上前來，一手掀起阿飛的頭髮，一脚由下將膝部猛力抽了起來，將阿飛的下巴猛力一撞，鮮血由嘴巴和鼻孔啉啉地流了出來。

她這突如其來的舉動，使在場的人都驚愕和莫明其妙，正當我們想開口問她時，她不禁又氣又怒地說：「就是這個臭飛害我！」

門外雨停了，而阿飛的鼻孔和嘴却不停地滴血。屋內一片沉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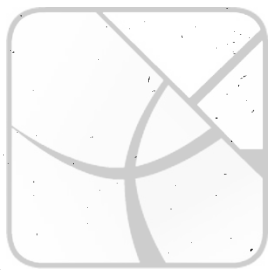
小蘭又大聲說：「這個臭飛，說什麼介紹工作，說什麼薪水多工作少，說什麼愛我，帶我到×城去，原來是欺騙我，我失了身，又迫我去當吧女，而且還日夜監視我的行動，今日才有

機會給我逃了出來，媽，幫我打他呀！幫我打他呀！」

屋內緊張空氣變了，傳來一陣陣傷心欲絕的哭聲。

我們經過一番商量，決定把這名橫行的牛王頭交給警方處理。

走出了這昏暗的屋子，我們一同走向警局，樹梢上仍然可見到太陽的餘暉，它溫暖了小蘭的心，也溫暖了我們大家的心。



邂逅

寒影

我是一個喜歡孤獨的女子，我不但愛山、愛水，而且我更愛靜。我常常喜歡自己一個人，獨自走在沙灘上，數腳印、聽濤聲、拾貝殼。

後來，我離開了海灘，做一位貴婦的私家看護，住在吉隆坡郊外的一間別墅裏，但是我並不怎樣懷念海，因為那個充滿詩情畫意的園林，更令我喜愛。

每當天氣悶熱的時候，尤其是在晚飯後的黃昏，我都喜歡走到山下那條小河邊去散步；有時候，白天也到樹下去看書，看倦了，就靠着樹幹做一個甜夢。不然，就坐在大石塊上，把雙腳浸了清涼的河水中，石塊邊還有一棵楊柳樹，柳絲兒在風中蕩來蕩去，很美，大風起的時候，便把我整個人都藏在柳絲裏。

雖然，山上山下華麗的別墅到處可見，但是，到這小河邊來散步的人却很少見。有一天我來到小河邊，當我走近石塊的時候，忽然發覺有一個青年在垂釣，起初我嚇了一跳，後來不禁從心裏笑出聲來：「你這傻瓜，這地方水這麼淺怎會有魚可釣？」

這時，他發覺了我，但是，他一點也不感到驚奇，彷彿知道我會來似的。他把釣竿插在河邊，然後站起身來走向我說：「這位小姐，昨天坐在這石塊上玩水的女孩子就是妳嗎？」

「昨天？」

「是的，昨天我在對岸站了很久，一直站到妳離去，我知道妳今天一定會來的，所以……」

「所以你就到這裏來等我是嗎？」

「是的，我佔了你的石塊，不會生氣吧？」

我點點頭，又搖搖頭。他望着我，好像想說什麼又什麼也不說。

於是，我們都沉默了。忽然釣竿動了，我說：「魚！」

於是，我們的眼睛都集中在釣竿上。我走上前去，想拿釣竿，他說：「別動。」

過了一會，釣竿停住了，他把釣竿拿起來，釣竿空空的，什麼也沒有，他說：「都是妳不好，把魚嚇走了。」

「哦，竟然怪起我來啦。我早說過這兒沒有魚的。」

「好，不怪，不怪，都是我不好，使妳生氣。」

「以前我都沒見過你，你是從那兒來的啊？」

「是的，我們坐下來談談好嗎？」

「談什麼？」

「什麼都可以談，來，妳坐在石塊上，我坐在柳樹下。」

等我坐下之後，他開口說：「小姐，妳貴姓？」

「我姓張，你呢？」

「我姓莊，村莊的莊，是的，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菲菲，芳菲的菲。」

「我叫飛飛，高飛的飛。」

「哦，莊飛飛？」

「是的，張小姐，府上在那兒？」

「檳城。」

「來渡假？」

「不是。」

「目前住在那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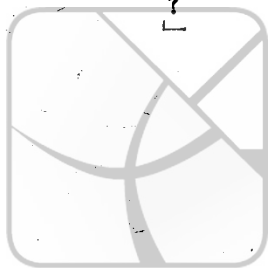
「暫時住在那間別墅裏。」

「那別墅是誰的？」

「一位貴婦的。」

「妳怎麼會跟她住在一起？」

「她到此地來養病，我是被聘來當看護的。」



「終日對着一個病人，妳不感到煩悶嗎？」

「我就因爲喜歡這裏的環境，所以才會來的。」

「我也是喜歡這裏的環境，所以才到這裏來渡假。」

「渡假，你還在唸書？」

「不是唸書，是教書。」

「府上在那兒？」

「本來是住在新加坡的，後來在波德申教書，現在暫居住在後面那間綠色的別墅。」

「那別墅是誰的？」

「我姨媽的。」

「你姨媽也必定是位貴婦了。」

「是的，他很少住在這兒，寬大的一間別墅，平時就只有一個工人看守。是的，張小姐，要不要去參觀一下？」

「不了，我就要走了。」

「明天再來好嗎？」

「好的。」

「張小姐，我送妳去。」

「不好，主人見了會不高興的。」

「那麼明天見。」他說。

「明天見。」我說。

×

從此以後，我們天天都在一起玩，像一對小冤家，又像一對親密的情侶。

×

×

半個月的假期，很快就過去了，在開學前一天，他不得不向我告別。我們只好懷着沉重的心情，依依不捨地握別。不過，我們已經約定在八月假期的第一個星期日的早上，在小河邊相會。

秋天來了，樹葉開始飄落了，但是，我並不感到悲哀，我知道，學校就快放假了，飛飛很快就會回來的。

約會的日期終於到了，我告訴主人，說要到城裏去買東西，其實，我是到河邊去等飛飛。早上七點多，輕風陣陣，有點涼，但心頭却是暖暖的。來到河邊，我遠遠就看見他在河畔徘徊。他一看見我，就向我走來，我們越走越近，近到幾乎就要碰在一起的時候，才停下腳來，他握着我的手說：「菲菲，真好，妳終於來了。」

「飛飛，想不到你會來得這樣早。」

「其實，我昨晚就來了，只是太晚了，不敢驚動妳。」接着他又說：「菲菲，今天有空嗎

？我準備和妳在這小河邊開野餐，渡過這愉快的一天，好嗎？」

「野餐？吃些什麼？」

「妳看，全都準備好了。」他指着擺放在樹下的食物說。

「哦，麵、水果、汽水。——如果我不來，你怎樣？」我開玩笑地說。

「如果妳不來，我把它都拋入河裏，然後回去睡覺。」
我望着他，笑了笑說：「飛飛，聽說前面山上，長着許多果子，很好吃的，我們上去看看好嗎？」

「好的。」

於是，我們開始向山路走去。但是，走了半天，却找不到果子的影兒，只好失望地走回山下。

看到我懶洋洋的樣子，他說：「很疲倦了是嗎？來，我們到河裏去洗手，然後上來吃東西。」

從河裏上來，抹乾了手脚，坐在石塊上。他開給我一支汽水，又遞給我一塊麵包。我狼吞虎咽似的，很快就吃光了。

他說：「很餓了，是嗎？」

「不。」

他拿了一個梨給我，我接過手，慢慢地在咀嚼。他說：「看你，真怪，一會兒像個三歲的小女孩，幼稚、無知，一會兒又像個成熟的少女，活潑、可愛。」

談着，談着，忽然他說：「菲菲，明天我就要回新加坡去了。」

「明天？」我心裏一陣難過。

「是的。」

「爲什麼呢？」

「因爲我父親近來身體不好，所以要我回去幫忙照顧生意。」

「以後不再教書了？」

「暫時還不能決定，回去看看情形再說。」

聽他說要走，我感到一陣莫名的悲哀湧上心頭，眼圈紅了，梨也咽不下去了。

他說：「菲菲，別難過，以後我們仍可以保持書信聯絡的；再說，如果沒有別離的滋味，那裏會有重逢的喜悅呢？」

最後，他終於走了，我依然喜歡到小河邊去尋找那失落的夢。

學校開學了，他並沒有回來，我知道，他已決定放下教鞭，跟隨父親在商場上發展了。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們常常通信，他的信，很美，像一支動人的音樂，又像一首美麗的詩歌，太美了，美得就像一個夢。不過，我知道，愛一個這樣的人或等待一個這樣的人，希望都

是很飄渺的。

所以我對他並不敢存有過份的幻想，不過，在生活中，能交到一個像他這樣的朋友，倒也增添了不少情趣。

他回新加坡之後，我們的第一個約會是在聖誕節那天。地點是在蓮花池畔，時間是下午六點正。

我按時去赴他的約會。但是，我到了，他還未來，等着等着，等到六點四十分，他終於來了。爲什麼遲到？我沒有問他，反正他有很多理由解釋的。

他問我到什麼地方去玩？

我說：「你喜歡？」

他說：「妳喜歡？」

我提議去看七點場的電影。他問我看什麼片？

我說：「你喜歡？」

他說：「妳喜歡？」

從戲院出來，我們走入一家餐室。他問我吃什麼？

我說：「你喜歡？」

他說：「妳喜歡？」

我們對這個約會，好像很客氣，又好像毫不在乎。

女招待走過來了。他說：「要什麼？快點說。」

我說：「隨便，什麼都可以。」

於是，他和女招待在談話，不知點了些什麼東西？

女招待拿來兩杯飲料，他遞一杯給我，我接過手，看一看，說：「酒？」

他點點頭，好像有意拿酒來氣我。

「這個我不要，你自己喝完它。」我說。

他好像有點不高興，拿起酒杯，兩口就喝光了。當他想拿另一杯的時候，我說：「你這樣

會醉的。」

他說：「喝醉了，更好。」

我生氣地說：「那麼你就喝個够吧！我要走了。」我站起來，真的想走，他擋住我說：「

菲菲，不要生氣，都是我不好，來，坐下來，我們喝些別的吧！」

我不想就因此和他爭吵，所以，坐回原位，要了一支汽水。

他望着我，笑了笑說：「菲菲，看你這樣文靜，原來脾氣也不小。」

「誰叫你觸怒我？」

「不要這樣小氣好不好？」

「哦，現在竟然教訓起我來了？」

「教訓倒不敢。」

看我很不高興的樣子，他就轉過話題說：「菲菲，妳信上的字體，比前進步了許多，我真替妳高興。」

「不要討我高興。」

「真的。不過，也叫我失望，每封信都很短，難道不能多寫一些嗎？還有，妳的信每一封都『公式』化的，難道不能寫些別的嗎？」

「哦？很短？公式化？也許因為我太健忘，寫了又寫之故吧？不過，以後我會寫長一點，寫新鮮一點的。」

「那就好了，還有：我希望妳每次都能早些回信，不要讓我等待得太久。」

「好的。」我看看腕錶說：「時候不早了，我要回家了。」

於是，他送我到車站，一聲再見，就分手了。

過後，我並沒有寫信給他，而他也沒有來信追問我，於是，一場友誼，從此烟消雲散。

我們生活在五花八門的社會裏，常常都會產生許多千奇百怪的故事，而也都有一個共同點，這個共同點，不是合合離離，就是離離合合。

去年聖誕節，在一個美麗的夜裏，我們晤面在蓮花池畔。

今年聖誕節，在一個暗淡的夜裏，我們在無意中，却在吉隆坡的火車站碰頭。當時我覺得我們的距離是那麼的近，又是那麼的遠，我們都默默無言，不知爲什麼，一年不見面，忽然變得那麼陌生。

他和我一樣，望望燈火，望望鐵軌，又望望來往的行人，就是不願意望對方一眼。終於，他向我點頭，我向他微微一笑；我們都好像想說些什麼，結果，還是什麼都沒有說。

這時，前面開來一列火車，所有的乘客都下了車。我望望他，他望望我，奇怪的是，我們都不是來送行，也不是來接客。

也許是他看到我身邊的行李吧！所以，他跑過來問我要到那兒去？

「回家。」我說。

「回檳城？」

「是的。」

「私人看護不幹了！」

「主人沒病了。」接着我又說：「是的，你怎麼也會在這兒！」

原來，他的姨媽已經病逝，他是趕來參加葬禮的。

後來我才發覺，和他同行的，還有一位打扮入時的少女。在介紹中，他只告訴我那個女子的名字，並沒有說明她是誰？（女朋友？未婚妻？還是妻子？）其實，我也不想知道，管她是誰呢？反正跟前，他和她是同路人，而我和他却各奔前程。

今晚，我乘九點半開行的火車回到檳城去工作，而他却乘十點正開行的火車回到新加坡的老家去。

從此，他向南、我向北，我們之間的距離，很顯然的，已經越來越遠。

火車開行了，我們都揮揮手，彷彿揮去了一切——相聚無意，後會無期，如同在夢中醒來，沒有惜別，沒有離愁，一切都消失在無聲無息中。

但願這一切屬於夢的……

屬於夢的憶痕

渺華

他從極度刺激中，滿足地醒過來。

滿身淌着汗水和泥污，他喘着。

靜，郊林裏是一片寧靜，沒有半絲風。

草地上壓平了一片，他赤裸着，望着地上玉體橫陳的少女，他有點驚訝，她沒有叫過半句聲音，除了事前在草地上拚命掙扎外……

回想中，他很疚歉很後悔，內心深深的悔恨。人類就是這樣矛盾，有時候自己所做的事，甚至連自己也感到意外，和不可理喻的，尤其是當他體內有種酒液刺激着時，他竟做出了他平時所沒有勇氣做的事，此刻他畢竟做了。

在脹脹的腦海裏，他依稀記得，他帶着滿身酒氣踱過溪河旁，看到少女半裸身體在溪裏洗澡，岸上還有一盆洗過的衣服。

望着少女雪白的肌膚，突凸的乳峰，裹在薄薄緊貼身體的沙籠，一幅誘惑性的裸浴，在他腦裏刺激着，他熱血滾騰，心神蕩蕩，直覺感到有股熱流在體內爆發，於是，剎那間，道德觀

念完全在他面前崩潰。

他有種往少女身上抓一把的衝動。

於是，他真的衝動地竄上把少女抱着，抱着……

他腦裏充滿了刺激，他喪失了平時的理智，摟着那少女，抱在懷裏比想像中還美妙，而震撼着他的神經。

他醉醉欲仙，剎那間，一個念頭在他腦裏閃過。他強拉着少女上岸，少女驚惶極了，驚惶得喊不出聲來，沒命的掙扎。

他把她推倒在荒草上，撕破她的沙籠，強力箝着她的雙手，粗野地把她壓下壓下……

……………

他完全在極度刺激中滿足清醒過來，他憐惜地望着她，她噙着淚水，眼睛充滿了火，這團火足可把他吞啣。

他不由打個冷噤，驀地，一種罪惡感閃過他的腦裏，他隨時可能被判爲強姦犯，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他震驚？

他開始慌張，不意那躺着的少女，狠狠地擱打着他。

「呀！呀！」那少女拚命在他身上抽打，亂扯着，並憤怒地喊出聲來。

他驚愕極了，他注意她嘴裏的發音。

「呀，呀，呀！」又是那麼幾聲。

「妳是個啞吧？」他非但驚惶，而且內心有種極度的不安。

「呀，呀！」還是這般。並作個憤恨的手式。

「啊！我竟向一個弱女子下手，而且是個天生有缺陷的人！我該怎麼辦？怎麼辦？」他喃喃自語。

於是，他慌張地穿上衣服，那啞女死命抱着他的腳不放。

「請妳放開我，請妳原諒我……」他顯得更慌張了，恐怖地望着她。然而，跟着他的臉色露出更激動，恐怖的神情來，因為他發現那啞女的下體，不停地淌出血來，流着流着，地上一片殷紅。

還有什麼比這些更令他感到驚慌恐懼的？

啞女似乎滿身創傷，微弱地在蠕動爬行。他想拔足奔跑，然而，良心和罪惡感在他內心衝激，交戰，交戰，衝激着……

轉念間，他又回頭，不顧一切替那少女穿上衣服，抱起她狂奔，狂奔……

×

×

×

病人。

「她是什麼人？」醫生望着前面極端沮喪的青年，他一點也不奇怪，他遇過很多這類的
「她……」那青年無限矛盾的緊抓着头髮，他顯得痛苦極了，想了想，他終於說：「她是

我的愛人！」

「天呀！你還把她當是人？看她傷得那個樣子……」

「嗯……當時我們太衝動了！」

「你叫什麼名字？」

「邱國華。」

「她呢？……」

他一時呆住了，他根本不知她姓甚名誰，他遲疑一陣，忽然他想起了她身上沒有身份證，於是，他撒了一個謊：「阿英……。」

「……」

「……」

我在做夢麼？咬咬嘴唇，不！這是事實！我會切切實實強姦過一個荏弱的少女。尤其她是一個內心充滿痛苦的人。

啊！我該當何罪？我為什麼會幹上平時我認為最羞恥的罪行？為什麼？……是好奇？是人性？是肉慾？抑或是酒精的麻醉和衝動？

都是！都不是！

過度的壓制是種罪過，過度的放縱是個災禍，我能說什麼？

天呀！害人者有時受到良心的譴責，比被害者更痛苦！

他伏在她的病床上哭了，不知受到良心的譴責抑或是將面對一項罪狀而悲悵？他抽搐着，至少，此刻他已感到徬徨感到絕望。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她悠悠醒過來，在她微弱眸子裏，仍然存着那團火，而它的裏面包含了多少仇恨和哀怨啊！

他猛然地激動站起來。

「小姐啊小姐，原諒我，我願意接受法律給我的任何懲罰。但有一件事，請妳相信我，我對妳並沒有存着惡毒的動機……小姐，相信我，請給我妳的住址和名字，因為，明天我們可能都被逐出醫院外，如果妳交不出身份證……」

他拿起紙張，寫了上面數行字。

她似看得懂，但又似不理睬的側過面去。

他再次激動地執着筆，強力提起她的手，撕一張紙過去，她的那堆火，竟孕滿了委屈的淚珠，簌簌流下。但她終於斜斜歪歪的寫了：

「郭秀秀，××路，八號門牌。」

他按址找到了××路，八號門牌，是一間木板屋。他在屋外板牆旁站着，他猶疑，他矛盾

極了。

「我怎樣向她的父母交待呢？難道我直截了當告訴他們：我強姦了你的女兒，此刻在醫院請你們原諒我？……」

不！他搖搖頭。不知所措。驀地，屋內傳來說話聲。

「秀秀這死了頭，昨天去洗衣服，今天還沒有回來……喂，達財，我看有點不對勁！」是女人聲。

「妳担心什麼？讓她去好了，反正她不是妳生的，自從她的父親死後，妳沒有必要養她。有她在時反而對我碍手碍眼的，再說，她是個啞吧，根本就是個廢物！」是個男人粗野的聲音。

「話不能這麼說，如果她在外頭鬧事，總是對我們不利的！」剛才那女人又說：「而且昨天我到河邊找她，只見她留下一盆洗過的衣服！」

「她死了乾脆！」那人懶洋洋的說：「反正你遲早也要攆她出來！」

「她死了倒不要緊，只怕她連累我……哎喲！死鬼，別撫了怪癢的！」

「啊……」國華在牆外聽見這段談話，他激動極了，還有比這樣更毒辣的後母？他真不敢相信，不幸的人竟有這般不幸的遭遇，他真後悔，悔恨自己在垂危中的人的頭上，還加一脚：

……

於是，在剎那間，他有種堅毅的決心，決定承受這個不幸的人，盡力量使她在風雨中得歸宿，在幸福裏得到快樂。

於是，他耐心等那對狗男女離開後，偷偷摸上門，進入屋內找到了秀秀的身份證，以及須要用的東西回到醫院。

他天天帶很多食物，書報之類來探訪她。

他把整個時間陪在她身旁。

「秀秀，到這個時候，妳還不能原諒我？」

他已習慣用筆來和她談話了。

她總是幽幽地望着窗外。

「秀秀，我已去過妳家，知道妳在家裏受盡折磨，我很爲妳的境況不平。而且，最令我氣憤的，是妳的後母，她無恥極了，知道嗎？那天我在妳家門外，就聽到她說要攆走妳，甚至不顧妳的死活，而妳却與那個臭男人在一起鬼混，鬼混……」他激動地斜斜歪歪地寫道。

她接過紙張看了看，她竟再度盈滿淚水，奪眶而出。

「我活在這個世上本是種罪過。我從不抱怨這社會給我的嘲弄和訕笑，然而，這次我却不能容忍一種恥辱，它污辱了我整个人生，我恨，我恨透了你們，你們都是把自己的快樂，建築

在別人的痛苦上！」她恨恨地寫道。

「不！秀秀，原諒我，無論妳對我有怎樣的印象。我願意接受妳的懲罰。但，有一點請妳相信我，我完全受到酒精所麻醉的，如今不錯已錯，我願負起一份責任，只要能補償妳損失的，我會爲妳作妳要做的任何事情，甚至只要妳點點頭，我立刻到警局去自首！」

「法律？法律是真正的公平的嗎？法律是否真正能够補償我內心的痛苦？……現在就算撕破你們的頭皮，挖掉所有人的眼睛，對我可憐的心靈又何作用？……請你給我滾，滾……」

她激動地縱聲痛哭起來。

「啊！秀秀，妳太可憐了……」他失聲地叫起來，一陣沉默，空氣有點迫窘。

「秀秀，事到如今，如果妳不嫌棄我的話，我願意和妳結婚。秀秀，請妳相信，這不是可憐，不是施捨。是我經過數夜失眠的深思而決定的，我愛妳，因爲我同樣是個可憐、寂寞的人，我無父無母，最近連我最親愛的姐姐也在意外中去世……現在面對一個同病相憐的人，我怎不感到親切？而且我欠妳的太多了，我願以我的真誠的愛補償我的過失，秀秀，我愛妳，我以我的生命換取妳的快樂……」

「……」她望着他真摯的臉，她惘然了，內心說不出是悲？是喜？是幸福？抑或是苦澀？

……

翌日他包了一輛轎車到醫院，迎着清晨的涼風，他感覺是一陣爽快，在進入醫院的那一刹

，他感到多麼的快樂和充滿幸福啊！

穿過走廊，進入病房，他呆住了，無限驚愕地，病房已空空如也，只有一個護士在打掃。

「請問，郭秀秀小姐呢？」

「她已經離開醫院了，她留下一封信，說是給邱國華先生的。」

「我就是。」他預感到有種不祥的感覺。

於是，他接過信箋，拆開來一張佈滿熱淚痕跡的文字呈現在他眼前。

「國華先生：

原諒我，請不要抱怨我的不辭而別。經過一夜的深思和考慮後，我不能接受你這份愛，因為我本身已够可憐了，我不希望另一個和我一樣可憐的人陪同痛苦。現實畢竟是冷酷的，時間將給我們最殘忍的證明。

我們的感情是虛無的，我們的愛更是像夢一般的渺茫。一切既是屬於夢的，我們總會有醒的時候。那時你會後悔，後悔你的衝動和決定。國華，我們又何必依戀那些屬於夢的？……

希望你改過以往的浪蕩生活，重新過着正確，幸福的人生。為你，爲我，你答允我好嗎？
祝您前程光明！

秀秀草字。」

他的手抖顫，眼眸孕滿了淚水，他顯得激動極了，他再也找不到秀秀。秀秀再不在那間木

屋，秀秀再不在她住的鎮上，秀秀在？……

此後，每次在街上遇到一個啞吧，他總有說不出的激動，而在他激蕩的內心，更有一種內疚，深深刻在他腦海裏，蠶食着他的生命。每當他從噩夢裏驚醒，他總喃喃自語：「我對不起她，對不起她……但願這一切是屬於夢的……」



暮

周少龍

夕陽西下。

先前還在樹梢上吱吱噪叫的雀兒已不復見了。院子裏黃葉落了一地，一片蕭條。

她煩悶的拉上窗帘，便走到廳裏去。

迎面送來的是幽幽的歌聲，間或傳來談話聲。

一定是偉長那男孩子來了。她自語。

——小秋，這麼多首歌，我最喜歡的是「我在你左右」，你喜歡嗎？

——不喜歡，我喜歡那首「母親，你在何方？」。

——我却不喜歡！

果然是他！她收斂了腳步。小秋正好望着她；那個男孩子也望住她。她向他們笑笑，他們也向她笑笑，跟着小秋喊了。

——潤姐，今天麗士上演「落花時節」，偉長買了三張票，本來約了淑霞看的，但是她却臨時變了卦，你想去看嗎？

她搖了搖頭。小秋對她好，她知道。她最恨的就是二妹小蘭了。

——你們去看吧！她說。

小秋不言語，站了起來，把一張擱在唱盤上的唱片放好。

她便逕自走入房子裏去，把他們輕輕關在門外。讓他們好好地聊聊天吧！她想。外面傳來音樂聲。

房子裏一片朦朧，她想開燈，但是她沒有。

她挪到窗前，把窗子推開。

觸目的是紅紅的太陽，在那遠處的山頭閃耀着它那餘剩的光暉。黃昏的太陽在她眼中是可憐的，因為它已失去了它原有的青春。雖然如此，但等到第二天的早上，它又變得那麼可愛，那麼明媚了，——它已得回它的青春。是的，太陽的青春是可以失而復得的，然而，人類的青春呢？她不禁悵然。一陣憂悵的，哀傷的感覺頓時湧上心頭。

天色漸漸黑了，路燈逐一亮了起來。

音樂聲已不再響，此刻是一片靜。小秋大概出去了吧！她自忖。

她支頤在窗前，沉思着。

兩個影子在她眼前一晃，那是小秋，還有那個男孩子。小秋穿了件淺藍色的西褲，很苗條，很吸引人。她注視那個男孩子，他正挽着小秋的手，他們走在暮色中。是的，小秋是幸福的，願她能珍惜它！

——小秋長得真美！白皙的皮膚，皓潔的牙齒！

——小秋回頭一笑，男孩子要暈倒！

——小秋是我沒見過的美人！

她記得姑媽會這樣稱讚小秋。真的，小秋真是很美的，她也同意。

由此，她不禁想起了自己。以前，自己又何嘗不是長得和小秋一樣？那時姑媽不也稱讚過自己？只是歲月催人老，光陰不再。

她下意識的移步到鏡前。鏡中人已不再是以前的她了，代之的是個醜怪的女人。她黯然的低喟了一聲，日子過得真快呵！算算，自己今年該三十七了。她想起媽媽的關懷，心裏很是感慨。

媽說：

——小秋已有了男朋友了！而且他們的感情也很好呢！我就耽心你！你也明白，你已多少

歲了？

她不語，其實也已沒有她答話的餘地了。媽媽的話很使她難過，不過，最使她難過的莫過於鄰人的熱嘲冷諷了。

那次，她到鄰家去，無意中聽到了這樣的話：

——那個老處女，沒有人要，聽說她不想結婚啦！

——這麼老，誰人要？

——嫁給張發那個黑大郎或許要。

她便足足傷心了一整天。她想哭，但是哭不出聲來。她的自尊崩潰了，每當人們把眼光投向她，她就覺得它們好像針一樣銳利，直戮她的心房。她的心在涔涔地流血，她受不了，真的受不了。

.....

然而，這一切只能怪自己，怪自己。她喃喃地說，望着那個沒有生氣的太陽。這都是咎由自取！唉！.....

十八歲的她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蜜蜂嗡嗡的向她飛來。
在學校裏。

——陳潤香同學，你的數學不會做嗎？我可以借我的答案給你看！

——來，我去交簿子，你還沒有交嗎？我就順便替你交吧！
有時，她會在抽屜裏找到這樣的字條：

潤香同學：

久仰大名，我想和你交個朋友，可以嗎？我現在自我介紹一下.....

她把他們的好意辜負了；她把那些字條撕了。她心裏說：你們都是一班無賴，討厭！她把他們網住；她讓他們在網中發夢；她愚弄了他們，她心中狠狠地笑。

是的，她是火，他們是盲目的飛蛾。

二十三歲。

她立下了擇偶條件。

對方一定要：

(一)英俊瀟灑；

(二)有學問；

(三)體貼；

(四)老實忠厚；

(五)有錢；

(六)勤力。

缺一不可。

蜜蜂雖然多，但是沒有一個够得上條件的。

蜜蜂在她佈的網中掙扎。

——去金馬崙旅行，你去嗎？



——不去了！她答。她望着對方，不屑地想，我去也不和你去，猴子相、窮鬼、懶惰虫。
——你早啊！這樣早去那裏？

——哼！她把咀一歪。不關你事，粗魯鬼、山芭佬、沒見識！

——陳小姐，今晚小康家開舞會，你可以做我的舞伴嗎？

對不起，我不會跳舞，而且我還要學裁縫！沒有時間！她把鼻子向上一縮，排骨仙、馬騮哥！

二十三歲是她最值得驕傲的年齡，所以她傲氣太凌人了，她仗着有的是青春。等到二十八歲時，她不急，媽媽倒急了。

——你到底怎樣打算？媽媽問，瞪住她。

——沒有甚麼打算！她答得很輕鬆。千里有緣來相會，她想：我還沒有找到我的那一半的人呢！

——你不急，我急！不止我，你爸也是。

——媽不用操心，這是我的事，況且我也只二十八呀！不算太老！

——你知道，我在你這個年紀時已有了你和你的弟弟了！你現在却還沒有一個鍾意的！對於媽媽的話，處之泰然。

——小柯那孩子，我很喜歡啦！你覺得他的爲人怎樣？

——小柯？鷹眼，矮個子，十足像冬瓜！

——阿良伯的兒子阿釗常來玩，你對他有沒有印象？媽又開腔了！

——阿釗？看了就作嘔，成個老人精！

——媽媽到底緘默了。

——她望着媽媽。

——媽媽，你何必迫我？

——媽媽沒有迫你，媽只是想你好！媽媽低聲地說，像哄小孩子。

.....

——她的青春開始發霉了，她還不自覺。她還在人海中尋找，尋找她理想的對象。

——三十三歲時，她才慌了。

——她是一朵枯萎了的花，再也沒有蜂兒來採蜜。她被冷落了。她活在人們的遺棄中。

——你看阿柯，兒子都有了，人家倆口子不是生活得很和睦！媽對她說。

——你看阿釗，他也有了一個女兒了。媽又對她說。

——她掩着耳朵。

——媽，別說了！

——你總是嫌這嫌那，沒有一個人合你的意！媽又繼續嘮叨下去。這個不好，那個又不好

又過了一年。

蒙媒姑三婆的幫忙，替她安排了一個相親的約會。

——對方是一個教師，人長得不錯，高鼻樑，大眼珠，很秀氣！三姑笑着說。可是，約會後却很使人失望。

媽，他年紀已是四十三了，而且又長得羸弱，面色蒼白，沒有血色，不像個健康的人。說話又常咳嗽，好像得了什麼重病！人又很瘦……媽，結婚是終身大事，如果嫁了他，上半年，他便倒了，你說我該怎樣辦？嫁這樣的人，我情願不結婚了！
媽媽亦有同感。

唉！時間一晃，轉瞬又是三年了。她自言自語地說。
夜早已降臨。

她亮了燈，關了窗。

房裏只她一個人，孤零零地。

她倒在床上，胡思亂想。她想着以後的日子，真的，我應該怎樣打算呢？她問自己。天花板上兩條壁虎在追逐着，且發出喳喳聲。她無意中把目光定在那兒，那情景使她頓起

孤獨之感。壁虎也不寂寞呵！

她就躺在那兒默想了很久，老是睡不着覺。她告訴自己：今晚必定又失眠了！也不知道甚麼時候，小秋回來了。

——潤姐，還沒睡？

——唔！回來了？

小秋換了衣服，擠到她的身邊來。

——玩得快樂吧？她問。

小秋的臉紅了一半，不敢正視她。此刻的小秋更美了！她想。

——潤姐，你覺得偉長的爲人怎樣？良久，小秋喃喃的問。

——我覺得他很老實忠厚，爲人不會刁滑，而且很馴良、正派。她衷心地說。

小秋沉默着。

她接着又說：

——小秋，我所說的都是實話！

小秋緊鎖雙眉，宛如一個入定的僧人，在思索些甚麼。她撫着她的髮。

小秋開口了。

——潤姐……他，他剛才……向我求婚。小秋的脸紅通通的像熟透了的蘋果。他說他愛我

——你對他怎樣？

——不知道！我只感到和他在一起很快樂！小秋怯怯地說，雖然她是對着自己的姐姐說這樣的

——那麼，你怎樣回答他？她問。偉長的人很不錯！

小秋想了想：

——但是他家窮！

——窮點沒關係！她說。只要你們是真誠相愛！小秋，不要和潤姐一樣，潤姐以前的思想都是錯誤的，小秋，你也不小了！二十三啦！應該會想了，錢並不會使你的婚姻美滿，最主要的是大家能互相瞭解和愛惜。我看你們的感情也不錯嘛，你們從結識到現在已有三年了！是不是？

小秋再度沉默。

她爬起來，熄了燈。

——睡吧！小秋，夜深了，你明早再靜靜的想想！

小秋轉覆了一個身子，她感覺到。她替她蓋上被子。

鐘敲了十二下。

真的夜深了！她心裏說：小秋，我祝福你！



留在媽身旁

周少龍

1

英娣走到街上，太陽正酷熱，她覺得渾身熱烘烘的，挺不好受。

她的影子縮得短短，就躲在她腳下。她跑一步，它就挪動一步，像鬼魅般的尾隨着她，一些兒也不放鬆。這是正午，風們渡假去了，英娣的心在膨脹着。

不遠處的戲院門前售票處，滿是人群，在擠呀擠的、吵呀吵的，她才陡想起今天是周末。她向那兒瞄了一眼，便把腳步移向別處去，這種地方，實在不適合她。真的，看了那些人群，她心裏就更加煩了。況且，這幾天，她的心情就一直不好。

英娣跑着跑着，馬路向她拉着長長的臉，她避向商店那邊的走廊走去。於是，商店前的枱櫃鏡、招牌鏡……都一窩蜂的出現了她那鬱鬱不樂的臉孔。那臉孔，美是美，俏是俏，却繃得厲害，繃得使人吃不消。

要到那裏去呢？英娣想，她想不到要到那裏去。她的腦子太亂了，她需要找一個靜靜的地方，然後坐下來，好好的整理一下。然而，這是周末，周末的城市，這裏那裏都是些潮湧的人群。

英娣突然覺得頭顱一陣疼的，她又跌入了那個思想的深坑中，她爬不起來，她無助的唏噓，我該怎樣做呢？我該怎樣選擇呢？英娣並不是一個小孩子，她今年已經十八歲了，可是對於這種事情，她沒有主意，她久久不能自決。

如果那個陌生的女人沒有出現，也許她英娣不會這樣苦惱，但她出現了，而且還走進她的生活中，使她平靜如止水的生活激起了無數的漣漪。

英娣大力大力的幌了幌頭，剛才的頭痛感消失了。現在，媽的影子在她眼前閃呀閃。媽善良的笑著，她笑着撫摸着自己的頭髮。是的，媽一向來是樂觀的，她從來不哭、她從來不流淚，媽是個「笑臉觀世音」，鄰人這麼說，英娣也這麼想。……如今，媽的笑容已難得再見了。呵！和以前的媽來個比較，真是判若兩人。她怕看媽，她怕看媽那蒼白的表情。

英娣知道，媽是愛她的，因為愛她，所以媽悲傷。英娣也知道，媽這一生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了。媽只有自己一個女兒，一旦自己離她而去，永不同頭，那她該會怎樣呢？她一定會悲不欲生了。一定的，這是不想也可知道的。

英娣跑着跑着，媽的影子在她眼前擴大。她彷彿回到她小時的年代去。那時，媽最愛給她講故事，講神仙、講魔鬼。而她，總是乖乖的抱着媽的膝，闔着眼睛，靜靜地、出神地聆聽着——這一切，她都記得很清楚；這一切，都深深的烙在她的腦海裏。

媽的影子在她眼前擴大、擴大，最後消逝了、不見了，另外一個影子便代替了它。那個影

子，對着她笑。她用力的拍了拍前額，那個影子霍地變成了那個陌生的女人。她有發暈的感覺。

陌生的女人，有着一張富貴人的臉龐。她身穿一件頗爲華麗的服裝，模樣兒約有五十來歲。

英娣放學回家，第一眼便瞥見了她。心裏正納罕，她開口了：「你是叫英娣嗎？」

「嗯！」

「啊！孩子，你就是我十多年前的孩子，孩子，我是你的媽呀！我是你親生的媽！」

英娣錯愕了一陣，她怔怔的望着對方，她耳邊又響起了：

「孩子，我今天才有機會好好的看看你。孩子，十多年了，是的，我也老了，你也已長大。孩子，我一點也認不出是你……。」

英娣懷疑的看看在一旁站着的媽，英娣屏息呼吸。這會是真的嗎？她自語。

「是真的！英娣，孩子，這一切都是真的，她並沒有騙你。孩子，那時我們是鄰居，也是住在這裏。」是媽的聲音，媽的聲音有點抖。

英娣張着眼。

「孩子，這是真的，我只是你的養母。……不過，我是愛你的！」媽沉痛的說。

英娣哭了，她大聲地哭，她不能自己的哭，她望着她，那個陌生的女人。她暗想：怪不得人家都笑我，都笑我不是媽生的。

媽默默。媽的眼光很呆滯，沒有一點光彩。媽也哭了。

英娣跑着跑着，她心中的大麻繩越纏越亂。

英娣跑着跑着，她不知要到那兒去，她只漫無目標的跑着。

「英娣，我的孩子，你都相信了吧！我是你親生的媽，孩子，跟我回去，我不會虧待你的。孩子，還有，我會給這位嫂嫂一筆錢，一筆可觀的錢，算是賠償她的損失。孩子，這筆錢，足够她一生用了。」

她是我親生的媽。啊！媽，媽。英娣一股衝動，抱住親生的媽。

英娣跑着跑着，她痛苦極了。

「英娣，現在就跟我回去吧！」親生的媽細聲的說。

英娣哭泣着，久久答不出話來。她把兩個媽媽放在心的天秤上，兩邊的法碼一樣重。

英娣跑着跑着，那條心中的麻繩已經亂得不能再亂了。

「那麼，我不強迫你。孩子，我一個星期後再來吧！那時，希望你答應我。孩子，不要忘了，我是你親生的媽。」

於是，親生的媽走了，留下一團一團的煩惱給她。

那晚，媽幽幽的對英娣說：「孩子，你會離開我嗎？孩子，我愛你。我不願你離去。孩子，她給我的那筆錢，我不想要。孩子，那筆錢並不能和你比較。孩子，我失去了你，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孩子，那時我還活着幹嗎？」媽的淚滴在她的臉頰上，她感到一陣冰冷自那兒往下蔓延，直到頸端。

英娣不能作答。

英娣跑着跑着，兩個臉部大特寫的鏡頭在她的腦板上跳上跳下，跳下又跳上。她能分明的指出那個是媽，那個是親生的媽。但是，她沒有能力使它們停下來。她也沒有能力決定要把那一個摒出腦外去。

英娣跑着跑着。臉部大特寫；有兩個。大特寫大特寫大特寫……英娣跑着跑着。臉部大特寫，兩個，在她的腦板上跳上跳下，跳下又跳上。

英娣乾瞪着天花板發楞。

英娣的腦子像給舖了層士敏土，重甸甸的。偌大的屋子裏，只有她一個人。

媽不知怎樣了？她心裏說。不知爲什麼，她老是想着媽。她好像看見媽在哭，哭得怪使人憐的。她的心震撼了一下。

英娣坐了一會，忽然心血來潮的自言自語：我要找媽去，我要看看她。

英娣開了門，走了出去。天空一片晴朗，她吸了一口氣。她太想媽了。啊！一個星期了，媽不知生活得怎樣？啊！媽，我就來了。

英娣坐上汽車，吩咐司機以高速度行駛着，她急着要看媽。媽此刻一定是站在門口等着她的，她深信。

英娣閉上眼，沉思着。

她已記不起，當她決定離家時，媽是怎樣哭的，她只記得，那時，媽背着她哭。但她還是狠起了心，她挽着親生媽的手，坐上汽車。當汽車要開行時，她回過頭來，只見媽在那兒呆立着，那個瘦小的身形，更顯得渺小了。她的淚不禁簌簌而下。

汽車開遠了，她的心情還是很沉重。她很奇怪自己爲什麼有這個決定。可憐的英娣，她對自己說。那夜，她一晚都睡不好，那睡房的四面壁，好像要向她壓下來。她有氣喘的感覺。至到凌晨三時，她才迷迷糊糊的進入夢鄉。在夢鄉中，媽還在扯她的衣服，不願她離去。

第二夜，她還是睡不好。她老惦念着媽，她似乎覺得不該離開媽。媽從小把她養大，含辛茹苦，而且還供她唸了十二年書，難道她這樣薄情？唉！真的，她是薄情的。

現在，英娣經過幾天的深思後，她決定重回到媽那邊去，雖然親生的媽和異父都待她好。汽車在飛馳，英娣彷彿看見媽在向她招手了。媽，我回來了，媽，我重回到你的身邊了。媽，你一個人，我那能忍心讓你寂寞傷心？媽，原諒我一時糊塗，離開了你。媽，我現在回來了。媽，這次以後，我永遠永遠不會離開你了。

英娣太激動了，她巴不得立即到家。

想着想着，家門在望了。汽車一停下，英娣便開了車門，衝了出來。

然而，沒有媽的影子，媽並沒有在門口等着她回來。那門，是關着的。媽到那裏去了？她想。

她走了上前，推推門，門是虛掩着的，經她這麼一推，便咿呀開了，裏面是黝黑一片。

她跑了進去，隨口喊：「媽，媽，我回來了！英娣回來了。」

沒有回聲，寂然一片。

「媽，媽。」她重覆喊了一陣，依然沒有回聲。她納罕了，媽怎不在家？但門是虛掩着的

英娣躊躇了一下，便走到房子裏去了。

赫然，她呆了。媽正倒臥在地上，手腕上的血液正在汨汨地流，她的身旁有一把小刀，刀上沾滿了血，房裏的地板上也沾滿着血。

媽，媽。她俯下身子，扶起媽的頭。媽的眼動了，怔怔的望住她。

「媽，媽，你怎麼這樣傻？媽，媽，孩子回來了！你的英娣呀！她回來了，你知道嗎？媽，英娣以後不再離開你了！媽，你應我，媽，你應我一聲！」

媽呻吟着。媽痛苦的掀起咀唇，以極細的嗓音說：「英娣是嗎？我以為你不再回來了……現在，太遲了！太遲了！」說完，便閉上了眼睛，頭歪向一旁，那表情是安詳的。

英娣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

英娣睜開眼，她的心跳得很厲害。之後，她知道那是一個夢。

「孩子，你怎麼了：剛才你喊媽。」媽側過頭來，問道。

英娣驀然抱住媽，說：「媽，我不要離開你，媽，我已經決定了，我不要跟我的親生媽去。媽，我不離開你，你相信我！我永遠留在你身旁。」

禮金

顏聖興

她躺在床上。淚在簌簌而下，她覺得自己是弱者；那反抗的一把傘却在雨中倒下了，如孤草地倒下，再也撐不起。

擺在眼前的是兩條路，兩種選擇；噢！媽媽，我是需要妳的；但，無論如何也不能失去他——柏林，可惜柏林呀，你偏去偷，我要的並不是去偷來的幸福。不，你付出的是那麼多，爲了我！

——柏林，你別走！

——莉莉，我不配來妳這宮殿。

——別走，別走，我求你！

——莉莉……

——我跟你說……

——我得回去把屋頂的亞答拆了，才有五千元禮金。

——不，亞答不是金葉。

——除非把那亞答變成金葉，不然我不能跟妳在一起。

——你瘋了，柏林！

——莉莉，我沒有瘋，我沒有瘋；爲了你的幸福，妳不能跟我在一起。去愛妳的媽媽，愛我不會有好日子過。

——柏林！

——莉莉……

淚洒滿這個沉悶的黃昏。

他是一個校工，在莉莉就讀的那間學校。

夜深了。她躺在床上，呼吸很急促，胸部在起伏着。

腦，正刮着風，激着浪；那指頭又在她鼻尖上點……

——妳這瞎眼鬼，人家有洋樓有汽車妳不要，偏去愛上那窮鬼！

——媽，我的眼睛沒有瞎，我的眼睛沒有瞎……

——妳是不是吃了他的「貢頭」？妳說，妳說！那窮鬼是不會出頭的，嫁給他要吃苦一輩子，妳能吃苦嗎？

——我願意吃苦！

——我問妳，妳到底是要他還是要我？

——媽，我不能失去他，我不能失去他。

——吓！我辛苦的把你養大，你懂得嫁人了，不要我了……天呀！自從妳爸死後，爲了妳，我才嫁到這張家來，給妳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想不到……妳竟這樣沒有良心！

——啊，媽媽……嗚！

痛苦的電流在她那顆「心」上激成雷，雷，雷在打她；她把自己泡在鹹濕的淚中。

×

×

×

他憤然走出張家後，在湖濱公園躑躅；尋找過去腳印。……

從黃昏到深夜。

風，刈他的心；那冰冷使他不知是處身在南極還是北極；那絞痛使他不知已死了抑或仍生存着。

——窮人，窮人……

——柏林，我不嫌你窮。

——啊，莉莉，我一定給妳幸福。

莉莉笑了，是一朵艷麗的春花；春花開在這冷冷的夜中，一切驟然溫暖了起來。

——柏林，我相信，只要我們永遠地相愛，是不怕得不到幸福的。

——呵，莉莉，那來的禮金呢？五千，五千元在我這貧窮的小工人來說，是個大數目呵！

可是，倘若我不去想辦法，不是永遠得不到妳麼？

她如小孩子般在他懷裏啜泣着。莉莉！別哭……他低喚她。

夜涼如水。

睜開眼來。莉莉！妳在那裏呢？

昨夜，莉莉哭了？啊，衣服上沾滿這麼多的淚？……哦，不，不！那一夜，莉莉在懷裏哭

過；昨夜，走出張家的門，莉莉沒有來；昨夜的霧很濃。

迎着朝陽，他步出傷心地——湖濱公園。

街上。巷口。

他沒有感到肚子的餓，只感到失去莉莉的痛苦。愛就是那麼奇怪，好像除了它就不能生存似的。雖然，愛情只是生活的一部份；但他領會到：失去愛人是一件萬分痛苦的事，以後的生活不知要如何過？……

走到一間金鋪前，眼光一亮；他把手捏得緊緊的，注意那層厚玻璃……禮金，莉莉，莉莉，禮金；邪念戰勝了理智，愛情融化了一切！

她病了。

假如淚能够浸死人，她願意讓它浸死；病是可醫的，只有淚不能抑止。

——官判入獄兩年。

她感到整間屋子在旋轉，旋轉；腦子在旋轉，旋轉。……柏林，幸福並不是偷來的！爲了我的幸福，也爲了你的幸福；你却用自己的手去摧毀幸福……

——柏林，你別走！

——我不配來妳這宮殿。

——別走，別走，我求你！

——我得回去把屋頂的亞答拆了，才有五千元禮金。



真字

顏聖興

(一)

邱亞源的家庭非常貧苦，但生活倒相當愉快；最近，由於左鄰許家中了十元頭獎萬子票，繼後，右舍顏家也得了不少橫財，所以令他廢寢忘食，工作也怠慢了，經常偕妻携兒到佛堂求真字，以及去膜拜窮鄉僻壤的「拿督公」。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亞源每當做了奇異的夢時，總是猜字下注，久而久之，輸去了不少以勞力去賺取的金錢，可是他仍儉食儉用，一買再買，偶然中了一兩次安慰獎，他就變本加厲，不成富翁不甘休。

「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這句話成了亞源的口頭禪。

橫財夢的風氣使這個樸素無華，不貪不搶的鄉村狂熱了一段不短的時期；這時期，給社會上增添了幾位富翁，而且還成了名流；這時期，給許多安居樂業的鄉民怨聲載道；這時期，亞源的神經麻木了。

一天傍晚，亞源帶着頹喪的神情登上某相命師的大門。

「偏官正官，偏財，正印……到戌運財源自來……唔，老兄！你不用煩惱，卅五歲你會得到一筆橫財……老兄今年幾歲了？」相命師托一托眼鏡，問道。

「卅五啦！」

「那……我應該恭喜你囉！」

「恭喜？財……財在那裏呢？」

「照你的命理，要到今年秋才會發財。」相命師沉吟一會，正經地說。

批好了命，亞源滿懷希望地走出相命館，心裏在盤算着：「初一十五，十五初一，哦，再過兩個月便立秋啦！」

雖然南國沒有四季之分，但是思財心切的邱亞源，日曆上的「秋」字對他是如何的富有吸引力呵！

(二)

盼秋來，望秋來，財運的秋終於到來。

「亞源，再過兩天便是中秋節了，爲什麼你還未發財呀！」亞源嫂等得不耐煩地問道。

「這，這……怎麼知道呢？大概財運還未到吧！」亞源吞了一口唾沫，低聲地回答。

「哎！那相命仙是騙人的，過了中秋財運就過去了啦。」

「唔，現在應該是夢真字的時候……」他吸了一口紙烟，接下去說：「昨夜我好像做了個……一個夢。」

「夢見什麼？」亞源嫂迫切地問。

「咳——咳——我……夢見中了萬字票，娶了一個十八歲的……小妾……我今年三五，對了二五一八。」

「看你呀，也真是老不死！」

「我還年青呢，那只是一個夢，妳不要吃醋……那個真字我想買五元，妳要買多少？」亞源說得眉飛色舞。

「我才不買哩！」亞源嫂不悅地說：「如果真的中了，妳娶了小妾……不要我了！」

「妳不要說衰，那是真字。」

「真字？……」

「只要有錢，我們就不用辛辛苦苦地做工了，妳怕我會娶小妾嗎？不會的，妳那麼的美，我那裏會拋棄妳！」說着，亞源在妻的手臂上吻了一下。

「討厭死了，毛手毛腳……」亞源嫂嬌嗔道。

「我們做了十年的夫妻，你還假正經。」亞源一本正經的說：「明天不要忘記買，十元八元，有錢盡量買。」

(三)

中秋節過去了，亞源的財運還未到來，這使他急如鍋上的螞蟻；而亞源嫂却整日整夜嚕嚕嚇嚇的。

等待。失望。

失望。等待。

今天邱家來了一個中年陌生人，他頸項上掛着一條唵珠，手中提着一個皮箱。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陌生人唵唵有詞，「觀世音，大慈大悲，弟子前世做好心，求財求福佛有靈……」

「弟子邱亞源失迎……」對這突如其來的財神爺，亞源驚喜萬分，連忙下跪。

「弟子免禮。」陌生人道。

「請坐，請坐！」亞源嫂拉了一張椅子，興奮地招呼他。

陌生人坐下後，啓開皮箱，捧出一尊觀世音泥像和一面旗子，吩咐道：

「弟子，拿一碗清水來。」

一會兒，亞源小心翼翼地捧上一碗清水，問：「還有什麼吩咐？」

「焚三根香，向觀世音求福。」

「……觀音菩薩呀，弟子邱亞源做牛做馬活了半輩子……請出一個真字……我中了萬字票後，一定答謝……神恩……」亞源祈求道。

亞源嫂又燒了三支香，「……求……給我們真字，求……給亞源聽我話，不會娶小妾……
……保佑，保佑！」

「弟子，過來。」陌生人以『佛』的口吻輕喚道：「站在我身後。」

「好！」

「你看，這是一張金紙。」說着，把它放入水上，然後用那面旗遮着。

片刻。

「看！那張紙上浮現什麼？」

「啊，一一七六一」

「一一七六？」

「真的，一一七六。」

「弟子與佛有緣，果然出真字，弟子應該捐香油，佛保佑。」陌生人說。

「要多少香油？」

「阿彌陀佛，造福南邦，淨收香油五十磅……天靈靈，地靈靈……」

「五十磅？到底是多少錢呀？」

「五十磅是五果，十隻鷄和五十塊錢。」

「啊，那麼多……」亞源嫂吃了一驚。

「亞英呀，先用妳的首飾……等中了萬字票，我買回來給妳……」亞源對妻說。

……………。

(四)

一晝、一夜過去了。

「等我們中了頭獎，可以快快樂樂地過一輩子啦！」亞源說。

「等我們中了頭獎，我要買很多很多的首飾和時髦的衣服。」亞源嫂說。

「等我們中了頭獎，一定要買大園坵，設立工廠，買洋樓汽車。」亞源又說。

「等我們中了頭獎，我不要再做工了，聘幾個傭人。」亞源嫂又說。

這一夜，是萬字票開彩前的一夜，亞源夫婦帶着希望入夢，連兒女們在夢中也發着囁語呢

——「爸爸，給我買新衣，買玩具……」

第二天。

大雨傾盆而下，亞源從外面氣喘喘地跑來，全身濕漉漉，神色慘然。「亞英呀，唉！我們受騙了，啊，一切都……」

「怎麼了？頭獎是開什麼號碼呀？」

「開一一九六，唉！連安慰獎也不中……」

「天哪！……」

釋

鄭玉禮

從家裏逃出來時，一股煩惱繫在我心頭。

海灘依舊躺在晚風斜照裏。風呵風爲何吹不去我心中的煩吹不去我胸中的惱？像一細繩索，緊緊地拴住我；像一面網，密密的網住我。

我連喊一聲救命的機會都沒有，便這樣地中伏。

浪入潮音裏。那是一座恒伏在歲月裏的海。

海灘很長很長，長得似乎欲走也走不完。

足跡重疊足跡，亂沙堆堆疊起，撩起我無限心思。設若我仍是像童年時的靈兒，我會毫不遲疑地疊起沙堆，然後竄進沙堆裏睡一個很甜的覺。但此刻我已喪失這份勇，童年不再屬我，那是已遠去了的、已褪色的記憶，我已逐漸長大，我已步入另一種年代，像許多的你，佈局生命的方程式，那是一種使命，須負荷的，我不能逃卸。

婆婆說：小時候的靈兒還是個無憂無慮的小男孩，長大後的靈兒却在眉睫處多了層皺紋。我不否認。那天早晨我再從鏡中瞥見自己額上的確多了層皺紋。這是痛苦的象徵。婆婆或許仍不知道，鏡子不能抄襲童年的風采這一回事，抓住這個原理，我感到皺紋不皺紋又是另一

同事，反正這都是歲月在生命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是生命註下的一個公式，誰也免不了。

在這一千多個日子裏，我忽然靜了起來。朋友說我像蛹一樣地蛻變，蛻變我的性格，蛻變我的思想。這是一個不容我否認的事實。自從我離開雙親的身旁後，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家。最初的數個月裏，我離開書本很遠很遠，就是坐在課室裏，也獸得像個木頭人，在家亦如此，夜裏一想到孤獨便伏在床上哭起來。那個時候，許多朋友都說我在墮落，婆婆也說我瘋了，除此以外，他們根本不懂得我是甚麼樣的人，他們根本不瞭解我內心的苦。剛爬上第十五級年梯，便喪失了享受母愛父愛和天倫樂的權力，怎不叫我傷心呢？婆婆分子我的是心靈深處數分的安慰與關懷，我不能把它分析作愛。愛與關懷就是這麼的兩回事，你能擁有別人賦予的關懷，但那不一定是愛。有人說：愛在心裏，是幸福的。可是，縱使是愛在心裏，又有誰人知道呢？豈不是更痛苦嗎？這一千多個日子，我是糊過去了，但未來的還遠呢！我曾熬夜不寐地想：何時我才能回到雙親的身旁去？何時我再能依偎在雙親的膝旁？

走入人生的旅程，十六年一遛而過，我又得到些甚麼啓示呢？我無從屈數。然而步上十七級這一段生命之道時，我却暗忖一些多餘得根本不需要的理事。——或許這是生命在人類的第十七個年頭裏判下的一種罪狀？抑是十七歲的矛盾結晶？若是，那將是一些無端端的憧憬。活在這種年代便需受痛苦的剖析。年代是一座手術台，沒有一種手術不是痛苦的。縱使有歡樂，

也是一剎那的短瞬的。但歡樂的時分過後，你便需承受起痛苦的鞭笞，那時呵，你捫負的將是飾的空虛。人生便是這樣地負荷着沉重的天籟。而我，自從離開雙親身旁後的那一刻起，我便逐步與歡樂離群，許多應該歡樂的時刻，便這樣白白的溜了過去。有人說：漫天的烽火是廿世紀的哀怨，那歡樂不起來的年代，又是廿世紀的甚麼呢？

十六年的記憶是些甚麼？我無從詮釋。若硬要詮釋，或許詩人的那句「歷史開始褪色，傳記還是一本白」該是一個很好的詮釋吧？或許你會笑我太天真？從我懂事開始，我便有一種感覺：生命是一種公式，而成長却是繼承天理定下的使命。生、老、病、死又是天理循環的一部份。人活着便是那樣的可哀，活着一天便需挨苦一天。設若你踏錯了一步，你便會後悔一輩子；若不，也會令你擁有一種失落的感覺。離開雙親以還，我不知失落了多少次，也尋回了多少次。也許，此刻我或許將再度失落自己？然而，我並不計較這些。失落是人生零碎的一部份，失落在痛苦裏是值得的，也許你能趁那一頃刻反省，看看自己的另一面；但失落在歡場中却是不值得的，又能憑添心靈深處的內疚。也許你會笑我這種年紀不該有這種消極的看法，但在我不說却不然。就是因為如此，許多我本該擁有的歡樂的時刻便這樣白白的溜走。就是這樣，我常鞭笞自己，強迫自己去忍受一些無端端的憧憬，強迫自己去忍受一些蹣跚的痛楚，去幻想一些痛苦的預言，很悲觀，是不？但我不能怪自己。自我懂事開始，我便有這麼一種感覺，也許這是環境製造我，但我認為能有那麼的一種感覺是我的幸運，至少不枉赴此生，在我來說。我

不能怪自己，更不能勉強自己去尋求歡樂去追求廿世紀的苟且言笑；怪自己便是對自己喪失了人類本來對自己該存有的信心，勉強自己便是違背良心，以後會在自己的生命史上寫下極不快樂的一頁，那將是生命的污點，非旦夕所能補救的，以後的日子會更痛苦、更自疚。但強迫和勉強又是兩回事。

想到哭的時候，我會盡情的哭個痛快。婆婆說我瘋了，我想我會活着的，而且活在一個真正的世界裏。不是麼？有許多人爲了生機爲了勢力和財富，不惜精力去呢嘗慄斯，喔咿嚅呢，花言巧語，向人諂媚。這一類的人才是活在廿世紀裏瘋的動物。哭是一種脆弱的表現！婆婆時常這樣說我。我想也許是對的，人的感情只有在脆弱時才會想到哭的，但若抑住不哭，便是抑住自己的感情，我的心會很難過的。我哭，我只想一個人哭，我不希望別人因爲我哭而爲我哭，感情是自己的，別人不會輕易瞭解的，若把感情施出去，別人領受的只是歡樂或痛苦，這並不意味他瞭解你的感情。所以，我想哭的時候，我便把自己鎖在房裏。只要哭過了，我的心才會好受一點。

現實是一頁血淋淋的記錄，記錄人與人之間的妒火及光源所不能及的另一面黑暗的世界上的史實。現實便是如此的矛盾。有許多不希望發生的事却發生了，而那些希望發生的却不發生。就像我，我多希望我的人生是一條平坦的道路，但事實上却是一條崎嶇又泥濘的小徑，爲甚麼呢？也許這是命運吧！現實是美麗的錯誤，我不希望那是真的，所以我知道我和現實尚有一

段相當遠的距離。我害怕會有這麼的一天：當現實真正潛入我的生命史時，我的感情會被冰封。

所以，我務須趁着這年輕的一刻，奏一首真正屬於自己的歌來。也許，我也該把自己從感情的圈套裏釋放回來。

我是人。我是人。

我是活在廿世紀裏的人！



大賽車

文 臣

正在書房裏啃書，門鈴響了，無奈家人都上了街去，我只好放下書本，滿懷不高興地去開門。

門被打開。站在門前的竟然是老同學明生，他笑容可掬地向我頷頷首。

「怎麼啦！什麼風把你吹來？」我含笑打趣地問。

「跑車風！」他答得好迷離，「你忘了今天在×城有大賽車嗎？記起來了吧！去不去？」他慫恿地問。

「當然想去，可是……」

「嗨！還什麼可是不可是，我載你去！你看——」

他指着一輛泊在門外顏色鮮紅、簇新的大型電單車，神氣地笑笑。

「哦！是你新買的？」我明白過來。

他點點頭，得意洋洋。

媽就像知道我有事，她回來了，我卸下重担，滿身輕快，興奮地與明生登上電單車，揚長而去。

由跑車場裏出來，我們都擠得滿身臭汗，衣服、鞋子，都染滿了泥垢，然而我們却還是英氣凜勃，半點疲憊也沒有。

騎在簇新而大型的電單車，我們征向歸途，剛才賽車場上那些威風八面的飛車英雄，疾電的奔競，並肩齊奔，橫行交錯等等驚險、刺激的情景，不斷地在我腦海裏表演，使我迷惑。

「二十號拐彎拐得精采極了！」明生臉露羨慕的笑容，回味無窮地說。

「廿一號也不差啊，憑飛車英雄的壯志，以特快的速度超過前面的車輛。」我說。

這時一輛摩里士牌的車子越過我們前面，在前頭噴出朵朵味臭難聞的烏烟來。

「媽的！」明生罵了一聲，不高興地說：「跟他比過。」

我急了：「喂！明生很危險的，玩不得！」

「怕什麼？包你沒事。」明生不領我的情，接着，我驚覺咪哩針迅速地上升，由五十到六

十……七十……。

很快地趕上前頭的車，而且輕易地越了過去，我們勝了。

「怎麼樣？沒事吧！」明生得意地說。我沒答腔。

整個心在抽搐，心跳的速度還在逐漸地昇漲中……。

「這種車不怎樣會跑的，頂多也只有七、八十咪，我們輸不了的！」明生補充一句。

「到底你這車能跑多少？」我好奇，但又有點戰戰兢兢地問。

「少說也有九十吧！」明生答。

「九十？」我重覆唸了兩遍，整個身軀浮滿了疙瘩。

「那，你看，前面那輛「豐拉」，可又有得比了。」明生高興得拍我一把，指指前面，距離我們約有百碼之處有一輛淺藍色的電單車。我不懂它是屬於什麼牌子，明生懂。

「坐穩點，我們追……」明生說完不等我答覆，「啞」的一聲加油趕了過去。

「哈哈！你看！他還想跟我們比賽呢！」順着明生的笑聲望去，我看見前面那電單車的騎士，他也緊緊追趕，毫不相讓。

明生知道遇到對手了，真是高興，他模仿起二十一號飛車英雄的樣子，把身子縮成一團，緊緊地伏貼在車座上。

「哼！不自量」明生冷哼了一聲，車輛發出的嘶叫聲又加重了一點，驛然間，我們越過他的前頭，還把他拋得遠遠的。

「怎麼樣？不輸給二十一號吧！」明生更神氣了。

「唔……唔……」我的心在發毛，含糊地答；也在想：明生，駛慢點行不行，我實在好怕呢！可是我却不說出來，一說出來，明生一定笑我沒膽子，明生他是最會嘲笑人的。

他仍然啞——啞——地飛馳着。

「叭！叭！叭！」不用看就知道又有車趕上了我們。

果然在望後鏡裏，我看見一輛奶白色的大型「馬斯里」轎車，很快地出現在我們車後，而且逐漸地接近。

明生發現有車追趕來他就興奮，他安慰我：「不要怕，再要些顏色給他看看！」

我的眼睛不敢睜看了，心跳的速度也跟着咪哩針上升：「七十五……八十五……」

「媽的，還是趕上來！伏下！快快伏下！我要加油！」明生不由分說，強拉着我，貼壓在他背上。

在這時候，我能够怎樣呢？我已全身癱瘓無力，我覺得我的生命全交在明生的手裏，不屬於我的。我麻木的死抱着他，緊貼在他背後。我後悔與他同來，讓他自己去與別人鬥快好了！這事與我無關，但現在我却要爲他受這種的恐懼。

車子發出的嘶裂聲，像魔鬼在嗥吼，我全身起疙瘩，額角滲着黃豆般的汗，眼睛緊緊地閉着……

「糟了！」突然明生尖叫一聲，我的心給割破了，一睜開眼睛，呀！前面一塊告示牌。閃着「雙魔鬼彎」四個大字！完了！完了！這裏就是以五十哩的速度也拐不過彎，何況九十！我會折手！斷一隻足，或者……來不及想了，總之血淋淋的，好恐怖啊……「嘭砰」！天塌了！我碎了……

一隻溫暖的手搭在我額上，我在黑暗中睜開了眼睛，才知道並不是在黑暗中。我還未碎，鼻腔却塞滿葯丸味。

噫！我在醫院裏！

「啊！臣，你醒來啦！急死我們了！」爸和媽幾乎同時嚷起來。

之後，我知道自己萬萬幸運，只受了一點輕傷，而明生竟跌斷了一條腿，要整條鋸掉。我在醫院裏呆了兩天便出院了。

明生却住了整整兩個月，而且出院後還要包了幾十斤重的石膏，整天伴着那隻新義足，和拐杖，從此，也失去了一切活動的機會。

唉！驚心動魄、難忘、恐懼的一次——大賽車。

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



暇思

當陽光步過了台階
這時，誰耐煩聽
收音機的爱情故事

桌面的報紙上
戰爭正恐怖地發生
這是春秋戰國
許多人在火光閃處
完成最後一封

麻木的家書

風在風鈴上吟詩
遊雲不願聽我埋怨



銳
皚

這下午太缺乏冰淇淋了

或者，就下一陣雨吧

室內有過量的悶氣

窗外的芍藥也已渴死

讓雨絲帶來涼涼的黃昏

而我盼望着

天邊那一抹彩虹



信

就這樣屈着手臂

讓早晨苦澀地

沾濕臉頰

我的心

是妳手中

淺淺的藍

右掌因一則失約

悵悵地折返

郵箱極目注視

空罔的南方

一回眸

便有一雙瞳仁



銳
皚

歎息着收縮

而我低頭捲着陽光

看這片花圃

如何開花

蔓延一串串

無奈的情調

於是，伸手招雲

雲走在

微微的藍



生活的愛戀

陳思卿

我依然

漁着

一虹七彩

不去飲老鼠藥

不去墜樓

即使

廣告欄裏

刊滿我的失望

街上全是走着的行屍

和污穢的文化

多少個暴風雨季



把我礪磨成
如透明的晨淚
透明出
沒有比對生活
更強烈的愛戀



碎瓶

陳思卿

必有一聲雷響

使

浪花四濺

從此驚醒

一個小宇宙的靜謐

不再想

攀

沒有基石的高臺

變形的固體存在

定形的直覺內

從穴壁上



爬出來的意象組合
通曉華爾街的流行語（註）而
我的流行語
在那裏流行

（註：華爾街是紐約的金融中心，也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蕪

一隻黑色的消息

向我劈來

憂悵開始偷渡

快樂鳥不歌唱

蟻伏在

心園的一株

高高的孤獨上

我的力量

無法將遠方那塊

綠色的風景

移植在心上



沈鈞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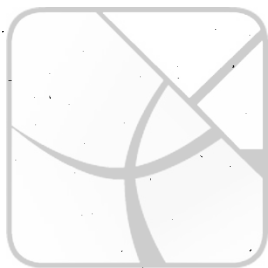
可笑我太痴

竟將感情押給山水

迷信昔日那對高跟鞋

裝得下我過多的愛

小草說：該下一陣雨了
在太陽燒傷影子的下午



理髮室

沈鈞庭

前面的鏡

後面的鏡

交換着

眼色

那女郎笑着旋身

把一個蒼白的早晨

塗在

我未戀愛過的鬚髭上

不想再把那朵微笑

插在頭上

我的亂髮



已憂鬱得藏不下
所有的春

一雙纖巧的手

收割

我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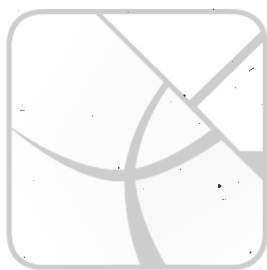
丰盛的年華

陽光在門外賊我

賊了半天

仍賊不出一個

名字



蝸牛

詩
悌

企立在安全穩健上

肩負起高遠的希望理想

忘却身上的重担

把創痛拋棄在

長長而多難的歲月中

幾度曾麻痺在

孤寂的日子

苦悶的漩渦

緩緩咀嚼

辛酸苦辣的種籽

嚥不下



殘缺的夢的碎片

冒生命的危險

仍要過綠色的生活

踩最穩健的步伐

烙永遠有毅力的腳印

腦海只泛一個夢影

用最緩慢的速度

走最長遠的路途



鴿

母親走後

天爲什麼突然黯淡

我學會凌空翱翔

我學會選擇自己的路

母親走後

我常哼起那首她教的歌

那歌是深谷的水流潺潺

那女孩愛聽的水流

誰都愛聽的一首歌

天黯淡得很黯淡

仰首，鼓翼



江上舟

咕咕，我的歌還未唱完
有一隻鷹，和另一隻鷹
手勢交換手勢

我都明白

一切都明白

午後氣壓沉沉雲靄垂垂

路是迢迢路是茫茫

後悔母親走得太早

你來，伴我寂寞看我振翅

咕咕咕，咕咕咕

我唱我愛唱的歌



走江湖者

鄭玉禮

（你說：那是一宗買賣
騙取生涯）

很可惡

散播滿地的足跡

竟難以追尋

一個飽和點

有朝一日

你的步法失靈

手上的刀槍

十八般武藝

攞不到絲毫掌聲

那時呵



你還會自我不

你的存在 若瓶樽

硬朗的本質

懸在戈矛上考驗

平衡自己的生命

自尊豎在火盞下

推售滿袋的假笑

走索

耍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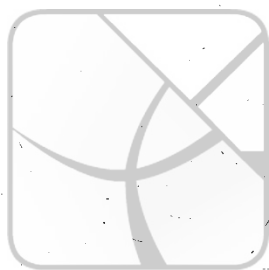
玩刃

舉戈

挑月

舞矛

比拳



響鑼

擊鼓

演說

腥笑

你的歷史

是一筐玩具的血

是一籬木偶的淚

許多道目光

只待你要玩之後的

一聲長長的吁氣

然後報你

以一連串的哈笑

你無從悉數

性格 自尊

呵 過時的人品



矇蔽自己

步向喝彩與掌聲

短暫的喜劇

將來是未知數

讓他自己來 毋須念及

你丑笑 爲的是

一個小宗旨 那是

一宗買賣呵

一 宗 買 賣 呵



屬於夢的

南海

沒有弦 琴不能鳴

沒有琴 弦不會響

妳曾是我心琴的弦

當琴配上弦

每一音符都是動人的旋律

縈迴在妳我心靈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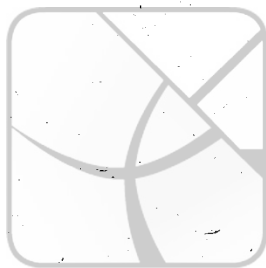
訴不盡心底的言語

以妳的愛 我的情

把夢中旖旎的伊甸園圍起

一切歡樂祇屬於妳我

如今 弦已斷



往昔的誓言成幻影

悲感使我再也笑不起

一個日子 一個回憶

一千五百個回憶 串成

一個個失落 神離

春夢難織 易醒

我欲以時間作黃土

將逝去的戀情

埋葬於心底

且永遠記取

那屬於夢的日子



散文散文散文散文散文散文散文散文散文散文



走出雲霧間

蕭江

曾經一度地在這市鎮的白沙頭作過無數冗長的行腳。

那些蒼鬱蔥濃的連綿山巒，那些一洩千丈巨聲隆隆的瀑布，那些飄渺於山嶺的濃郁白霧，那些熠煜於夜裏的點點螢火，都一直深藏地銘刻在我的頭顱裏。

我不能否認白沙頭的確潛伏着一股難覓的秀氣，尤其酷愛的，是這裏的雲，這裏的霧；偶閒，靜坐崗上，沉醉於霧間，昂首望穿山嶺浮動的白雲，那種心靈上的體會，不是輕易地能注入文字中的。

我喜愛獨惻地在茫茫的白沙頭崗上躑行，或兀立崖旁，縱使過多的憂患不間斷地向我侵襲，這時，一切都會摒棄我而遠離，我彷彿就這樣成了個無憂無慮的時代寵兒，你說，能不使我對這島國的一個小小山崗蕩漾起懷念的漣漪麼？

是的，白沙頭烙刻着我太多眷戀的腳印，無時無刻，我總冀望能重泛，我總渴望在這小小的崗上，多作幾次漫長的暇思。……

機緣總算在盼望中獲得了。

那天，四月十七日，我揹着一個簡便的旅行袋，終於又來到了闊別一季的白沙頭。

沿着迂迴纏綿的山路，我以健步登上，那時，暮色緩垂，朦朧的山頭，還蓄集一股淡淡的霧氣，冷冷的風，自山谷間吹來，叫人不禁寒慄顫抖。

我瞳眸在獵取一切舊時相識，眼前一系列綿綿的山巒依舊，響自崗後的瀑布嘩啦聲依舊，俯瞰崗下螢火閃爍依舊，啊，一切無改，只是在山路的脚下多擺了幾攤小檔口，這使我有點陌生。

我兀立着，我追索着，彷彿在尋找多年失落於此的美夢；然而，我却尋不着，寒風陣陣，使我開始感到難受。

驀地，我思潮凝結，血脈似乎也緩停下來，這時，我忽然感覺到置身於此，好比一樽雕刻了的石像，呆立不動，緊緊地被厚厚的塵埃禁錮着，於是，那蠱惑着多嚮往擺脫，茫茫中，總希望駕雲飛去，乘風歸去，去在廣袤的空間，覓一切不羈。……

這麼一來，一切都像在冷卻了。

崗上下來的時刻，我順便到小攤去坐坐。

「先生，吃點甚麼？」在輕風搖曳着的土油燈下，那位滿臉風霜的老人有禮地問。

「給我一碗糖水好了。」

我斜坐在那不很穩的木橈上，精神恍惚，眼前，盡是一片漆黑，閃爍着的星星，在宇宙間眨着冷眼，像在卑視世間，卑視着而今岑寂的整個白沙頭。……

「先生，糖水來了。」

我怔了一怔，忙應着：「好，好。」

「還吃點甚麼嗎？」

「不了。」我瞟了他一眼，然後再掃掃前幾桌空空的桌位。

「唉，近來真淡。」他忽然歎息。

我驚訝地望着他，他苦笑，在沉黯的燈光下，我還很清楚地看見他臉上堆聚着痛苦的疤痕，於是，我開始在明白，這或者也是掙扎在生活綫上的不幸者吧？

「沒生意？」我帶着幾分同情的口吻。

「唔，」他頓了頓，「樹膠沒價，又遇着一次大水災的浩劫，天災人禍，平民階級，大家都苦不堪言呵！」

「這與你生意有何關係？」我莫名地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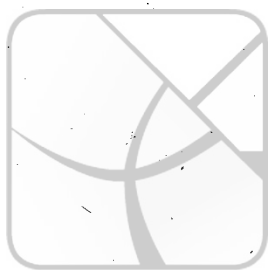
「間接地就影響到我的生意了，試想：大家吃飯都成了問題，那來閒錢宵夜呢？」說完，他又歎了一口氣，走回檔口去了。

我匆匆把糖水喝完，付了錢，走回宿舍去了。

茫茫的白沙頭路上，靜穆地彷彿是個夢。我彳亍着，情緒是何其地繁重；那老人臉上佈滿着的生活痕疤，那自己心靈上被束縛的悵悶，一直沿着我的血管奔流，沖激……

突地，一盞澹黯的路燈閃入我的眼簾，這時，我並不覺得它是指路明燈，而是那弱火，冷漠的弱火。

走過了一盞又一盞，多少迷失？多少誘惑？多少彷徨？多少淡淡的愁哀？也許，我已步出雲霧間了吧？我想。……………



崗上夜話

蕭江

在翳翳暮靄裏醉後的山城，一切都顯得蒼老了；携着一顆曾經沒有波動的心，沿着老人佝僂脊背的山徑，我又一次在這沒有歡樂與悲哀的黃昏後，獨惻惻上到崗上，享盡謐寧賜予我平凡的歲月。晚風柔柔，沁入我一泓死靜的心湖，此刻，我是屬於一個超脫的人，在沒有功名利祿的慫慂下，過着渾然忘我的片刻生活。

崗上依舊是往昔的面貌，只是久無重登，心頭不期然地生起一點陌生感；但，可幸的是我並不健忘，周圍的景物，在我觸目之下仍然像逢着闊別已久的親人，那種忽然在心靈深處泛起的微微溫馨，是多年也不曾有過的。

坐在那生滿青苔的石頭上，彷彿又使我撥拾起一連串已逝的夢，可是，如今我不是個尋夢人，而是爲了要擺脫喧嘩，在靜的懷抱中享受一陣大自然所付與我的和暖，因此，我不希冀會把過去很多很多的雅事拿來重提，更不希望會把辛酸的淚史向每一個人傾吐。

我的思潮在沉澱，我的心又何嘗平靜，像一池水，把山樹天雲倒映着。……

眼前都是朦朧的，我的眸子在漫步，沿着那對面渺茫的山影，走進了一顆顆閃爍着生命之光的小星星裏，然後落在那疏落茅舍的黯燈中；我反覆了又反覆，好像在看同樣故事的戲，然

而，我並沒有產生反感，反而枯燥令我感到快樂。

很多年了，我想也無法想起，可是，我老是忘不了老友陳君曾經對我說：「一生中，能夠有幾回在崗上望月凝思，這未始不是一件慶幸的事。」我想這話說得一點也沒錯，因為我看過不少人，他們風塵碌碌，到底換來的仍是兩袖清風；當然，我並不是想着要出來混，便要有所作爲，只是常看到利害衝突，冷面奸笑，使我這個熱情豪放的鄉下孩子，多少有些「不順」的感覺。

崗上的夜，沒有誘人的歡場，沒有打情罵俏的女人撒嬌聲，一切都潛伏着格外的清秀，沉醉在這兒，彷彿是踏入了一個幻想中的樂園，在無窮盡的人生遭遇中，抵達了一個自己日夜盼望的理想彼岸。

夜，更是深濃了，黯澹的燈火也漸漸熄滅，沿着山徑顛簸地走下來，我忽然有好多好多的感慨；我在想，想着很多很多將來的日子，想着那年那月那日我又會携着滿腔的祝福，登上崗上，把和平的鮮花，挿栽在這裏，讓它吮吸着深山的雨露，茁長而出，盛放在每一個歡騰的春天裏。

雨，如果落在家鄉

江上舟

很久沒有對雨產生「感情」了，是缺少一個賞雨，聽雨的所在？抑是緊張忙碌的都市生活使我對雨的「芳踪」無所捉捕，漸而忽略了它的存在？儘管如此，童稚時雨與我就發生了情愫，離家以後的這一段日子，倒還可維持一絲淡淡的「交情」。

在異鄉，白日的落雨，極少延續到一段漫長時辰，這種雨多是匆匆的「過客」，在「賞」和「聽」而言，不能滿足我的要求，故之後在記憶的扉頁還是一片空白。倒是那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的夜來雨，夾着凜冽入骨的寒風，雨聲簌簌，風濤呼呼，是鬼魅的哭泣聲？是寡婦的痴情淚？使你「夢又不成燈又燼」，離鄉背井的遊子，對着窗外「雨絲三千丈」怎不「思念似長」……

雨，如果落在家鄉，落在漣遠的童年，落在午夜，落在那常迎着東北風的窗口的斗室。時而房中酣夢的孩子，對夜來的風雨蒞臨沒那麼敏感；惱人的倒是那個壞了鐵扣的窗扉，窗扉就迎送着風關關開開，雨水和風吹打了進來，雖隔着一道床帳，仍抵不住寒意，美夢也編織不成了。

時常到了這個時候，朦朧中，身子又覺得一陣子溫暖，也無冷風的侵襲，依稀還可聽到關

鎖窗門的聲音，等到是敵不過寒流，打了幾聲冷顫和噴嚏。聽熟了多年的聲音，才知道起身的是母親。爲了恐懼兒子受寒，親自送暖，巡察一回才放心睡她的覺。躺在床上我，冰冷的氣流雖已驅走，而我怎能再入得眠呢？今在他鄉的雨夜，母親慈祥的愛，每每憶之，泪水不禁奪眶簌簌而下。

雨落在家鄉的夜裏，記憶中難于泯滅的：那幢上了年紀的屋子，屋頂的瓦片被歲月侵蝕得洞罅處處。那個暴風雨的晚上，嘩啦啦的雨水就這樣的下着，水點就從洞口瀉下，須臾間整個屋子都淹滿了水，家人忙找來十來個大大小小的桶盛水。那回母親可就蹙眉了一整夜，擔心雨水愈下愈大。慘澹的人家，到底「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滋味是嘗到了。那十來個水桶，水滴而激響「冬冬冬」的音韻蠻好聽的。當時無憂無掛的我，躺在床上，側耳聆聽，大有「留得殘荷聽雨聲」的情趣呢？

摺紙船的玩意兒相信是每個孩童都好玩的。雨來時，水向下流的原因，平地上形成「河流」無數，孩童就將心愛的紙船放進行駛，三五成群，看誰行的最快最遠，有的經不起風吹雨打半途「拋錨」，但沒有人知道紙船最終漂向何方？就若童稚的夢，一去不返，何日何時能重溫？而雨，如果落在家鄉。

黃昏雨，詩情畫意，細雨霏霏，如情話綿綿，又如情竇初開少女的矜持。滂沱大雨，如萬馬奔馳，又如仗義挺身烈士的氣概。雨後更有一道七彩虹橋，是游龍的化身？是喜鵲的相會？

在銀河搭起的橋！你要飛渡麼？在七夕，你是牛郎，去會織女，牛郎痴痴等着你。

「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古人聽雨樂趣無窮。窗前雖無「山光接水光」的江水泱泱，林園的芭蕉樹，伸出巨掌，讓多情「詩人」化身的雨在葉上寫下情詩一首首，又吟哦了一遍遍。支頤窗前的你，凝神聆聽，也可和詩人詞家一樣體會到賞雨聽雨的心情。

雨收斂後的黃昏，鄉村的景色遠駕凌都市，不若都市單調乏味。經雨沐浴後的鄉村景物，瑩晶無垢，青翠欲滴。你的心情也若澄清如洗。黃昏後的夜，雨的侵擾必不使它萬籟俱寂，雨蛙是最守時的歌手，你聽它舒展歌喉，蛙聲噪聒不休，誰是它的知音人呢？而今，雨，如果落在家鄉，我也難聽到牠底歌唱。

是雨來的時候，訪過山嶺，奔向平原，去過城市，走到家鄉，落在膠林，我遂憶起在膠林奔跑的哥姐們，雨隨時都可掠奪他們一天的辛勞。

夜深又沉。窗外細雨霏霏，雨聲款款，是母親頻頻催我入眠？是一聲聲親切的叮嚀？

高原上的霧

江上舟

霧，昇起於何時？我不知，也無一定欲知道的必要，也沒人會告訴我。在高原。

我知道，我們來到高原的時候，霧已瀰漫了這座山崗。

「好濃的霧。」那時，你說。霧濃郁！可是，你不會發覺，更濃的是深藏在我眼際中的愁霧。

愁霧開始深鎖我眼瞳還是當我們看到天那一方的霧的時候。

我們來到高原，來到多霧的高原。來到你我迷失霧中又走到霧的天地。霧聚，人亦聚。霧散的時候，你我隨霧而散，各奔回來自處。霧又飄向何方？霧來自何處？

或許這是得自第六感？相聚和分離，或許在於你不覺得甚麼。抑或你已習慣了別離。

每個別離都始於相聚，每個相聚何嘗又不是始於分離。世間的事物，輪輪迴迴，彷彿是冥冥中註定了。我們又何嘗沒有相聚的日子，來日方長，或許有朝一日，還能見到這些濃霧呢！在高原。

我的眼瞳還會深鎖着愁霧？

還依稀記得有一團霧靄竟飄到我們面前，依稀記得你會伸手去捕捉的情景；結果，你捕捉

到一個空，倒笑飽了身旁觀看的友人。

我想：假如你能捕捉到那團霧，你就也能捕捉到時間的「的的答答」，你也能使將逝的事物停留下來，你就能以你的兩隻手，來抵擋分離我們二人的無形巨牆。

可是，一切終歸虛無，我們畢竟是不能久留的，眼前的霧又不是如此的離離合合！

把我們喻成霧，你是萬萬個不同意的吧！「人生如朝霧」，你不想這一生就如此虛渡；正如我不想因此如霧一般一晃就消逝了吧！

高原上的霧，最引起我莫大的興趣，遠眺峰上有峰，山上有山，在高原，原來霧上還有霧呢！

近在山巒，有的霧在半山，有的躺峰頂，有的倚山脚。遠的，視覺難辨那是雲還是霧了。登上高原，相信多數遊客錯過觀賞霧的機會。凜冽的天氣自不在話下，吹來的風給予「冷」的感覺；可是，霧這視覺的享受，却不是肉體給予「提醒」的。

錯過的人那會是我！那時以前，我們是愛看霧的孩子，我們的眼睛常陪霧在芭蕉葉上假寢，在椰樹幹串花圈。長大後，你眼睛有沒有找上霧我不清楚。我離開蕉風椰雨的家園第一次和久違的霧見面，還是那一天，高原上的霧！

想起來是件傷心的事呵！我周圍的伙伴多是不重於「感情」的人，要不我告訴他們我的故事後，他們必陪我把整個夜晚傷透，為我的眼睛過意不去。

離開家園才知道鄉居生活的可愛，那是離別很久了，霧更是久之又久了。

所以，久別重逢，和霧，和你；你和霧，你和我，是否也一樣格外親切呢？

假如這一刻恒久不逝，假如東方的旭日遲遲不昇，假如霧永不散，假如我們在高原上，立在晨風中……。

可是，我似乎看到我們揮手的那一刻，我的眼際仍是愁霧深鎖，重重。
霧散的時刻，我們是兩顆背着不同軌道的行星，遠了。……

路

寒影

越過高山峻嶺，穿過羊腸小徑，抬頭看看前方，「路」依然是一片茫茫；走了那麼長遠的地方，爲什麼始終找不到半個理想？是理想太高，我攀不到，還是理想太遠，我追不到？抑或理想根本就是一個騙人的名詞——一個騙人的安慰？

在我還很年輕的時候，志沖天、胆如斗。

在我不很年輕的時候，奮斗的意志已經減低了一半。

等到現在的我，更是變得頹喪不堪。雖然說：人生就是奮斗，但是，我不能不承認，自己是一個現實中的敗將。

我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變得那樣消沉？也許就是因爲現實給我太多的失望。

幾次，我迷失在荒山上，想起「路」是人走出來的，所以我總是希望能闖出一條路來，結果我還是摔得遍體鱗傷。

又一次，我走到十字路口，走過了十字路，看看前面又是十字路，於是，我開始心慌，一個決心朝向理想邁進的人，想不到會遇到那麼多的十字路，難怪每個對前途充滿信心的人，結果不是徘徊在十字路口，就是迷失了路途。

有人走着與志相違的路，有人走錯了要走的路，也有人走着茫茫的路，結果誰也沒有達到目的。

我曾經走錯了要走的路，也曾經走着與志相違的路，如今又走着茫茫的路。我恨前面有着太多的濃霧；找不到理想，看不到希望，就像一隻失群的羔羊，徬徨在濃霧中，找不到出路，結果，我只能站在霧裏哭。



幽湖夢

渺 華

是落葉輕應的鶯音？還是樹上小鳥的啁啾？抑是膠林搖蕩的濤響？或是小溪流水潺潺的回聲？我有一陣迷惘。

從迷惘的思緒中，踏着記憶依稀的履痕，走入這一片青翠連綿、滿山鳥啼、溪流清澈、涼意森森的膠林叢裏。盈盈，妳的影子，再度叩動我的心弦。

隨着徐徐的山風吹拂，飄落了幾片落葉，往事又泛濫了我的思潮。而那無邊無際的回憶再次掀起我過去的夢境……

記得那橡實爆裂的時候，沐在紅葉紛飛的季節裏，滿山洒落了陽光，在滿地鋪着金黃色的落葉下，山中曾有妳和我的歡笑迴旋。

可記否？我和你追逐滿林飄飄的飛絮，拾掇地上的片片紅葉。把落葉焚燒，化作一堆灰燼。像紅樓夢裏的「葬花」故事似的，妳有一陣深沉的靜思；是爲了林黛玉的身世飄零？還是憐惜紅葉的凋落？

我疑覺妳的瞳仁裏，掃過一陣憂鬱。

然而，妳的靜默，帶來了我們長長的沉默；妳的憂鬱，也感染了我的憂鬱。爲了驅走我們

的不快，盈盈，我帶妳去一個如世外桃源般的美麗地方，把妳的憂鬱深藏在歡笑裏。

於是，拉着妳的手，奔向深山，走入另一個天地裏。

瞧！一面湛藍碧綠的翠湖，就在眼前。湖上波光幻影，淺浪潏潏，兩旁楊柳垂枝飄搖，四週雜樹蒼鬱，疎林挺挺。正午，湖面抹上一層璀璨的陽光，銀波閃閃。幾隻蜻蜓點破微浪的漣漪；還有那翩翩的蝴蝶，徘徊湖岸花叢間。呵！還有什麼比這更幽雅，比夢境還飄逸、神秘的伊甸園？

盈盈，妳高興得蹣足來去湖岸上。

妳說：這湖像一首詩。

我說：這湖像一個夢。

於是，日落日昇，湖裏常有我們的倒影，湖上常常留下我們編織的幻夢。

有時，黃昏裏，我們踏碎地上的落葉，面對着湖影，送盡斜陽。

有時，在晨曦裏，一團霧烟瀰漫，圍着我們的影子，訴盡相思牢記的心曲。在湖上，我們放下一片紅葉當作扁舟，漾開微浪的漣漪。

然而，曾幾何時，隨着環境的變遷，竟成了如今一場泡影，殘夢片片。

盈盈，人生來自虛無，去自虛無，在淙淙的水聲中，往往流逝許多無情的歲月。妳與我，終有蒼老的一天，那時背着偃僂的身子，誰願意對年輕的愛情，提起興趣？

盈盈，爲什麼妳在我最需要滋潤的時候，離我遠去，像一陣颱風，遠渡重洋。妳知道，我們能有多少個青春，等待那虛無飄渺的日子？

盈盈，爲什麼妳總背着吉普賽的包袱，走盡天涯海角，讓我的心靈，從一個又一個驛站中，失落了音訊，妳的芳踪何處？

盈盈……。

擲下一塊石頭，擊碎陣陣回憶的漣漪。湖畔依樣芳草蔥鬱，楊柳依然放下它們沒有希望的垂釣，枝搖湖面中。是小鳥在樹上尋開心，啁啾着許多不調和的音譜？

我把手輕放在褲袋裏，苦澀、無奈地對湖流深處，作最後一瞥（心裏却淌着淚水）踏着來時的履印，迎着滿懷的涼風。寄托幾片落葉，刻下我無數的期待，祝福遙遠的情影。

園坵散記

顏聖興

生活在園坵裏的工人，每天與鳥兒爲伴，與樹林爲伍。

荷塘晚風

如果說園坵是我的褓姆，那麼荷塘便可說是我的賢妻了；生活在這與世無爭的園坵中，若沒有那面聖潔的荷塘來調劑身心，我將會煩惱終日，因為荷花是真、善、美的化身；自從跟她結了同枕之緣後，我便被她的愛感化了，我會企圖忘記園坵以外的卑鄙嘴臉，名利犬豕，也企圖忘記園坵以外的園坵——家園以外的家園被烽火燬於一旦的絕斷人道慘事。有這麼一位溫柔賢淑的婷婷美女的陶冶感化，我復何求？

晚風，徐徐拂來，挑起滿塘春水弄姿，舞影幢幢，令人如置身天堂。晚風，輕撫每一葉嬌羞的花瓣；花瓣，抖落了一身痴情的淚珠，紅暈却悄悄泛起，多麼的美麗動人呵！不知幾次了，在雨後的黃昏，我來到這小荷塘，從荷花仙子的眸眼中尋找我大同世界的童夢。

橡膠花開

風又颭起了，把滿樹橡膠葉弄得沙沙響；那宛如姑娘披肩長髮的細雨，又在天空飄下來，紛紛絮絮的，使故鄉添上幾分愁意。

凭窗遠眺，但見近處雨絲如網，樹木鬱鬱，烏雲代替綠陰蔽日；遠處古樹環抱崗巒，如巨濤起伏。走出斗室，步入細雨中的膠園小徑，抬頭一望，呵——橡膠花已不知何時開了，開得多美。

這季節，整個園坵鍍上黃金，橡膠花把園坵點綴得更可愛。

這季節，雨水充足，蚊蚋特別多，殘枝落葉正在土地上腐爛。

這季節，葉子逐漸豐滿，膠汁減少，而且很容易凝結；膠工的收入跟其他季節大有天淵之別，因為自落葉到發葉這段時期，是橡樹的貧血季，要等到葉子全部豐滿，才恢復生產水平。橡膠花雖不能招蜂引蝶，但有其獨特的風姿；它樸素、幽雅，象徵鄉村的泥土氣息，風土人情。橡膠花是惹人愛的小家碧玉，唯有成長在膠園裏的孩子，才會喜歡它，欣賞它；而那些住在高樓大廈的公子哥兒，却只懂得讚美栽在花瓶裏那珠光寶氣的玫瑰。……

椰林短笛

在這園坵中，有一片椰林。那片椰林整齊的排列着，默默地，如羞答答的少女；但每當風蒞臨了，她就失去了那嬌羞澀態，而是展示綽約的風姿，婆娑起舞。

椰樹婆娑在南國的土地上。

椰樹起舞在南國的園坵裏。

熱帶的情調，可從那花草樹木的蓬勃成長看出。椰樹可說是熱帶情調的象徵，她是喬木中佼佼者；椰樹點綴着熱帶風光，給海灣河濱更加明媚雅緻，給祖國繁榮富麗。在自然的懷抱中，那秀麗的山河，給椰樹襯托得更旖旎美妙！

那氣慨萬千，氣魄非凡的椰樹，我從小便對她產生了感情，而那感情是有增無減的；衣服會隨着時間的長久而褪色，破舊；花兒會凋零！而那椰樹却在我的崇拜中高入雲霄，令我長年累月追求與景仰。椰樹——啓示了熱帶兒女，那向上的旗幟，把每一顆年青的心都喚醒了，從天真的稚夢中醒過來。

風來了，椰樹搖曳，婆娑起舞在辛勤的種植者眼前！

膠園的路

每天，我都走這條通往膠園的路，爲了工作，雨水過後，路面溼滑，也得走；不管炎陽猛烈，也得走。

這修長的路，野草叢生；那些野草多麼的泰然，朝朝夕夕，都給這條路充溢着別緻的生氣。在風雨，冷熱之中，野草隨着時間老了，又有新的一代；路長青不老，那茂盛的草木，爭

艷門麗的百花，又點綴在路上，還有那清脆婉轉的鳥語。路，是文明的創造者，它公正無私，任一切人蹂躪。大地自有人類以來，便創造了一條條的道路。

這條膠園的路，雖然很小，但是我十分珍惜它，利用它，它正在逐漸寬大。



夜色迷茫

蕭雨然

我踏着孤寂的長影走在那條僻靜的公路上，夜色深沉，路燈瀰漫着霧的濃重恰似我心的迷茫。路旁草叢中的虫鳴聲外，便響着清晰的脚步和黑影在這條長長公路上，沒有目標沒有意識地走着。

我不爲什麼而來。只覺得自己太憂郁了，想把它散掉在靜謐深夜才覺得好受。多少夜晚展讀着你往昔的信箋一遍又一遍却不能暫時消滅思念帶來的愁情。想想一個人若麻醉痛苦的感情，也許會快樂點，而我却不能。我的理智只用在工作上，除了工作，我便是愛情的失敗者。

僅僅只是那一個夜晚，我們漫步在這條路上到黎明。此後我竟深陷在泥濘中企圖尋找一些失落的又想從身上甩掉一些什麼？我冷靜的時候，理智告訴我過去的永遠飄逝在虛無。只能回味却不管那是什麼滋味，痛苦的將會使我更痛苦，而甜蜜的却增添我緬懷時的歎息，我爲何要在往事裏嚼着苦澀澀的萬縷煩絲呢？

我不能回答自己。

走回這條路上，會比整夜輾轉難眠還好。路上一切依然，只是除了我，却少了一隻身影，路燈照着的只是我那垂頭無神的孤影，它木然在霧中閃亮，我只感到一般淒淪湧在心上，蕩

着蕩着……

我像是感情的化身，只是思念着你我便悲觀，終日的情緒受到了左右。你飛向海外後，我的感覺竟像失戀那麼痛苦。雖然你叫我期待歡聚時的喜悅，但那是長遠的未來，憂傷却在此刻纏着整個身心，那種落寞，使我有一種衝動，希望在沒有知覺中躺在路上永遠掙脫憂郁。

憂郁牠是魔鬼。隨着血液深藏內心。我不能抵抗，不要責怪我常想抽烟和喝酒。烟使我冷靜召喚理智，讓我暫時拋掉它的緊枷。酒，帶着睡意來，我常祈禱夢裏不要有你，因為剎那醒來，一切只是浮雲流向眼過，徒增我午夜裏的悲痛，而你仍然在思念中飄渺。

你說我太脆弱了，我承認。我幾次想從思念裏斷然超脫，但我不能。要把思念消除，便得炸毀我的整個思維。我每一個思維都藏着你的身影，笑容，風姿。要我不再因思念而憂郁，除非我連一個思維都不存在。

記得當我們走罷這條道路後，黎明時你便與娜整裝北上了。匆匆相聚，又匆匆分離。情濃的時候斷然而去，唉！

命運中似已安排我們的愛需要別離的痛苦來點綴。現在你已飛離海外，遠隔千重山叢林，日裏看着長空無際，遐思着藍天白雲朵朵吻合便是你與我，而那些都不實在，幻想的醒覺總是個惆悵。夜裏遙望星顆月亮，這些容易觸發憂傷的景色，使我掩面不敢再繼續深思下去。我心裏只管哭泣，心情迷惘得不能言喻，只是痛苦。唉！

去吧，往事，若憶裏僅帶來不快就讓它永遠消逝在腦海裏，但爲何不能？總有一條長長的路，一個男一個女，在深夜裏攜手漫步，有街燈，有霧飄在心坎上。只是那樣單調，而我却要那一夜，那一夜，那憶裏的一切。



飄逝

蕭雨然

感情動盪最大的十九歲已在凌晨零時，漸飄逝欲去。今日是迎我二十歲始的日子。不會在已往的十九年裏與人歡聚慶生辰，我的二十歲依然故我，孤守着。

這些日子，染了懶床的習慣，醒得早，還依偎在暖被中很久才翻身起床。已經十一點多，看看錶，心頭微微怔了一下。

生日應該做些好的徵象，我不該起得那麼遲，我想。忽的我又責怪自己的庸俗！何必呢，爲自己裝模作樣，生日並不是了不起的事。如果命長，至少還可度五十次以上的生辰，只怕自己到那時沒那份閒情逸緻而已。

順着自然吧，我告訴自己。只一剎那，腦際察着這句話千千萬萬遍，響徹我整個思維。我知道人爲的價值只是自娛，人可以不用記得生日仍可幸福過一生的，我何必驚於生？

我以睡衣袖擦了擦眼睛，關得不甚密的窗帘透射進幾道陽光。我看老梁仍伏着酣睡，一手把窗簾拉密。

在浴室裏那面不甚明潔的鏡子裏，我像更清楚地看自己的面貌，把頭髮從額面掃到頭頂去，我高寬得可怕的額拉長了我的臉。好幾條皺紋很明顯印着，我不知道是自何年何月何日開始

我像是用了在鏡裏的眼睛痴望着深邃的雙眼，我的眼睛陷得好深，我感覺到一種常常憤怒、陰冷、思索、徬徨、茫然的光芒由瞳孔溢出，這不是討人喜歡的眼睛，但我常自慰那是思考者的一對可愛的雙眼。縱然人人都說有可怖的光芒。

上唇之上的鬍子只是微稀一片。這是我捨不得在理髮室裏遺棄的毛髮。曾經一時衝動下剪掉而後悔莫及，光潔的臉常使我不知如何竟感到那麼不自在。自從來了報館後，我便留上它來增添我那一臉的老成，或者就讓它是一種點綴吧。人家看我不止廿歲，我便盼人家看我老，我的工作上的接觸，需要年齡上取獲交往，這是確實的一回事。

我那粗綫的頭髮多年來長披額上，已越來越捲曲，人家都說捲曲髮者是難對付與奸滑的，望向鏡子我這副模樣，我禁不住失聲大笑起來。

我從鏡裏看着赤裸的身體，胸部與健身者一比，我應該感到自卑的。不過，不論是自己感覺得高瘦，但却比往年壯大了點。年來有了工作減低那份憂鬱及去除不少煩惱，我的臉已腫胖，或許，這是快樂帶來的吧，我不明白。

每一天都會面對過鏡子，現在是最清楚看到了自己。我遐想着我的肉體來自何處？是上帝造我？不，上帝是被編造出來的，沒有人，就沒有上帝的存在。

一個人，如果回憶裏也有他在母親茁長的情形與景象，那該多好，或者，當自己出自母胎

，臍帶與母親的身體脫離的那刹那，若可清哲回顧那一天降臨到世間到今天的生活歷程的話，那是多難得的福份。但是，這都是胡思亂想。我打了自己的頭，笑自己傻。

我趕緊把面巾浸濕在水裏，大力地擦着臉，使自己清醒，也使自己因此擦掉這好奇怪的念頭。這是多幼稚，我想要的回憶竟深陷到自我被母親懷胎開始。

下午回到辦公室閒聊，時爲三時十分，經理部的小姐交了一包郵件包裹，那是她寄來的生日禮物，我心裏怔了一怔片刻。我真想責怪檢信小姐爲何遲遲交給我，其實在早上已收到。

她是唯一知道我的生辰的人，也僅是我願意讓她知道的一個，那一次，我把生日寫在送她的一本日記上，而她却這樣有記性，一個禮拜前她先告訴我三月十六日是我的日子。

有時候覺得自己的一些私事，只要讓一至兩個我們心愛的人知道便滿足了。我不希於多，而在於專注。

禮物裏同時挾着一份生日卡，鮮紅的，也有黃色的花朵，雖然我不喜歡鮮艷奪目的色澤，但此刻却有一股燦爛的火花閃在心裏，我欣喜。掀開卡片，是她的一張相片，清秀的臉龐，勾起我思念她的混亂情愫，想起許多許多。

今天我值夜班，昨日在會計部支出了一百多塊錢的稿費，我一時興起便召集幾個同事喝啤酒，跟着買了烟大抽特抽。

我的耳根很快便熱起來，滿臉通紅是可以感受到的。我共喝了兩大杯的，近年來喝酒的次

數漸漸多，有時候心情煩悶的一刻竟會想到以它來解悶消愁。的確，喝了酒醉燻燻容易入睡，什麼愁悶都在片刻間飛逝。

回去宿舍的時候，原想找老梁去咖啡屋喝幾杯痛快。他們這批藝人真糟糕，三更半夜還在街頭排練戲，他們生活在黑夜裏，白天不見天日地大睡。我又感歎起來。

算了，沒有在，我失望了，我把懶散的身軀倒在床上，使自己在黑暗的房裏閉上雙眼。

：者筆執

澄碧

悌詩

影寒

華渺

臣文

皚銳

江蕭

海南

龍少周

卿思陳

庭鈞沈

舟上江

興聖顏

禮玉鄭

然雨蕭

